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三之五

0163660
no.7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163660

昭和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三

元年大明太宗文皇帝永樂十七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暈有珥○上以冕服率群臣遙賀帝正以遠遊冠絳紗袍御仁政殿受群臣朝賀僧徒回回倭人亦亦與賀議政府獻遹手帕各道畢獻方物 上以冕服率群臣詣 上王殿行賀禮獻表裏鞍馬又獻表裏于 大妃初議政府啓 恭妃令在父服不宜進手帕于壽康宮 上王曰雖在父服進手帕賀何害於義至是 恭妃亦獻表裏于 兩殿 上又遣人以衣襨一襲及遹手帕獻 老上王殿 上壽于 上王宗親議政府參賛六曹判書以上及大司憲六代言侍宴酒酣 上王起舞群臣以次上壽迭舞爭進聯句 上王有曰天視自民宜敬畏每宴以徹愼爲戒群臣醉盃敬焉歡極夜深乃罷當宴 上王語孟思誠卞季良許稠等曰後殿眞勺其音節雖好其歌詞不欲聞也思誠等曰 上旨允當今樂府用其調不用其詞眞勺有慢調有平調有數調高麗忠惠王頗好淫聲與嬖幸在後殿作新聲淫詞以自娛時人謂之後殿眞勺非獨其詞調亦不可用○丁未日冠有珥○上御經筵○杖任龜年七十配長城縣客舍驪直龜年前爲義州牧使私以沈溫伴人充遼東護送軍故也○戊申立春 上

命停百官朝賀○御經筵○日本國對馬島萬戶左衛門大郎遣人來
獻土物○己酉上從　上王朝　老上王于仁德宮仍置酒上壽夜分
乃罷　老上王送　兩上于宮門外　兩上挾侍　老上王老上王且
行且舞謂代言曰二王扶我卿等以爲如何元肅曰如此盛事千古罕
見　老上王欣然曰卿言然○庚戌太白晝見○御經筵朝壽康宮○
分遣知印四人于慶尚忠淸江原咸吉道審視守令賑飢勤怠及飢死
人有無○吾都里指揮李好心波吾郞哈指揮謝伊帖木兒骨看兀知
哈指揮豆稱哈嫌進兀知哈指揮巨兒帖哈東良北吾都里李都兒赤
等來朝獻土物○辛亥太白晝見○上御仁政殿受群臣朝仍御便殿
視事經筵　上謂啓事宰樞曰　父王母后新年欲見讓寧予亦欲見
大司憲許遲曰讓寧不可輕易入京　上曰前者因卿等之言不敢強
留其在兄弟之間豈無思慕之心禮曹判書許稠曰入見不久不必數
來○司憲府以歲歉民食不裕請各殿供上祭享賓客外公私用酒一
皆禁斷　從之○傳旨金銀本國不産之物進獻方物尚且難繼酒食
器皿上下通用尤爲未便今後進上服用器皿闕內酒器及朝廷使臣
支應器皿朝官品帶命婦首飾士大夫子孫耳環外一皆禁用銷金泥

金亦皆禁斷犯者論以制書有違○禮曹啓誥命國之大事請諸道觀察使節制使及牧使以上皆令親賀 上曰當予初即位亦令勿親來賀況驛路有弊乎尤不可也卞季良曰 殿下之意要使無弊而已然誥命大事身親來賀禮也 上不聽○江原道行臺監察金宗瑞啓原州寧越洪川麟蹄楊口金城平康春川狼川伊川淮陽橫城飢民七百二十九名請蠲租稅 上從之卞季良以為不可 上曰為人君者聞民且飢死尚徵租稅誠所不忍況今舊穀已盡開倉賑濟猶恐不及反責租稅於飢民乎且遣監察視民饑饉而不蠲租稅復有何事為民實惠乎○對馬州都萬戶表阿時等來獻土物○對馬州代官宗俊請還會來降倭三十餘 上命從降倭自願遣還○禮曹啓迎誥命儀依建文三年六月十一日詳定儀注從之先期有司設帳殿于西郊南向立紅門於帳殿南設 王幄次於紅門外東邊近北南向設龍亭褥位於帳殿正中近北南向香亭在其南設司香二人位於帳殿外 王拜位於紅門內北向百官拜位於 王拜位之後以西為上無正從之別合班異位重行設司贊二人位於 王拜位之北引禮二人位於司贊之南俱東西相向設 王祇迎位於紅門外北向又於 王宮內設闕庭

于殿上正中設節案于闕庭前誥案于節案東印案于節案西香案于
節案南設司香二人位於香案左右設 王受賜位於香案前設開讀
案於殿階之東北設宣讀官位於開讀案之北展誥官二人位於宣讀
官之北俱西向 王拜位於露臺上陪臣位於露臺下北面異位重行
如常儀司賛二人位於 王拜位之北司禮二人位於司賛之南俱東
西相向引班四人位於衆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陳儀仗於殿庭東西
設樂部於衆官拜位之南北向其日 王率群臣具儀仗出郊 王便
服衆官禮服 王入幄次使臣將至衆官合班叢立于 王祗迎位之
後北面引禮引 王出幄次就祗迎位使臣至帳殿前下馬以節誥印
置龍亭中司禮引 王就拜位衆官亦就拜位司香二人詣香亭前跪
一人奉爐一人奉香三上香退復位 王與群臣行五拜三扣頭訖
王拜則司禮賛衆官拜則司賛唱龍亭子出香亭及鼓吹前導司香二
人挾侍香亭續上香龍亭子上路東向衆官文左武右分立香亭前前
導使臣騎隨龍亭後 王隨使臣同行東向小住待衆官騎馬行幸至
王宮門外衆官先下馬左右分立龍亭至門正使持節副使奉誥印
由中門入至于正殿各置于案正使居東西向立副使居西東向立

王由左門隨行至露臺上衆官于露臺下各就拜位司贊唱鞠躬四拜平身　王與衆官皆鞠躬樂作四拜平身樂止宣讀官展誥官由東階升殿　王及衆官皆跪司香三上香訖副使以誥授宣讀官宣讀官跪受展誥官對展宣讀訖宣讀官捧誥仍置于案司贊引禮贊唱俯伏興平身引禮引　王由西階陞詣香案前北面立引禮贊跪　王跪衆官皆跪副使捧誥授　王王跪受以授左右訖引禮司贊唱三扣頭　王及衆官皆三扣頭後副使奉印授　王王跪受以授左右訖引禮司贊唱三扣頭　王及衆官皆三扣頭引禮贊興平身引禮引　王復位四拜司贊唱衆官皆四拜平身樂止禮畢引禮引　王入幄次具冕服以出行向闕拜如大朝會儀○壬子太白晝見○停人日朝賀○視事經筵○朝壽康宮○癸丑視事經筵○朝壽康宮○上王命卞季良撰賀皇恩曲將以宴使臣也序曰賀皇恩受錫命也　殿下以　父王之命權攝國事尋受　皇帝誥命國人懽忭作賀皇恩也詞曰赫赫始祖造我東方傳子及孫世有哲王金玉其相天賦聰明既孝且悌既仁且誠緝熙聖學惟日亹亹明昭　父王允也知子迺倦于勤迺托國事　皇帝曰俞錫是明命王拜稽首　皇帝神聖皇帝神聖恩溢朝鮮小大舞蹈

感極天淵綿綿宗社彌萬億年○司憲府啓請幷禁娼妓金銀首飾
上命勿禁○禮曹啓進獻種馬每四年一進而當進之年令各道求之
或臨行始得未及喂養率多瘦弱令後前期二年令各道預求喂養
從之○甲寅親傳春享香祝○視事經筵同知事以上皆有故未進請
停講 上特命左副代言尹淮進讀大學衍義至王吉諫昌邑疏 上
曰野獸奔逸獵者必得是獸馳逐險阻不顧顚仆死亡之患可謂至愚
也○金漸言長興君馬天牧老將也謂臣曰國家以堤堰爲務是誠然
矣然城堡爲本也今沿邊城堡或不修葺設若有急將如之何天牧之
言似或有理願移堤堰之役以修城堡○朝壽康宮○命禁近黃色衣
及庶人圓領衣○上以歲歉命停春等講武令橫城珍寶等處毋備支
應之物○忠請道觀察使啓請道內居各司奴婢全失農者除身貢其
次減半 從之○乙卯 上率百官詣 文昭殿行別祭還御便殿視
事經筵○朝壽康宮○傳旨闕內拜揖胡跪及中外時敢大小人員私
禮胡跪依六典禁斷○上王命兵曹判書趙末生與議政府六曹議迎
誥命禮皆曰 誥命 上王所奏請也 上王迎之可也 主上未
受誥命不可以冕服迎之 上王命送禮官問於使臣以鼠皮裘及毛

冠手甲護膝贈使臣○禮曹啓慶昌府令史依恭安仁寧府例置實差
五人預差五人仁壽府令史依內資內贍例置實差五人預差五人
從之○以修壽康宮役上番船軍○丙辰御仁政殿受群臣朝○御便
殿視事仍置酒六行而罷參贊金漸進曰 殿下爲政當一遵今 上
皇帝法度禮曹判書許稠進曰中國之法有可法者亦有不可法者漸
曰臣見 皇帝親引罪囚詳加審覈願 殿下效之稠曰不然設官分
職各有攸司若人主親決罪囚無問大小則將焉用法司漸曰萬機之
務 殿下宜自摠覽不可委之臣下稠曰不然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任
則勿疑疑則勿任 殿下當愼擇大臣俾長六曹委任責成不可躬親
細事下行臣職漸曰臣見 皇帝威斷莫測有六部長官奏事失錯即
命錦衣衛官脫帽曳出稠曰體皃大臣包容小過乃人主之洪量今以
一言之失誅戮大臣略不假借甚爲不可漸曰時王之制不可不從
皇帝崇信釋敎故中國臣庶無不誦讀名稱歌曲者其間豈無儒士不
好異端者但仰體 帝意不得不然稠曰崇信釋敎非帝王盛德臣竊
不取漸每發一言支離煩碎慍形於色稠徐徐折之色和而言簡 上
是稠而非漸○朝壽康宮○上王遣軍資監正郭存中禮曹正郎李宗

撥往使臣處問迎命禮○下沈温從事官禹承範河圖宋成立義禁府
獄以知趙忠佐漏洩國家拿温之事而不首也○丁巳太白晝見○視
事經筵○朝壽康宮○迎接使判漢城權弘采自中和啓使臣言 上
王冕服郊迎令 上紅衣玉帶隨 上王迎入王宮拜節後 兩王陞
殿上王近東退立令 王受命謝恩○義禁府提調卞季良等請朴信
到遼東聞趙忠佐漏泄幾事不即首告之罪 上王曰令有大功勿論
○戊午太白晝見○朝壽康宮○上王置酒餞謝恩使李原副使李叔
畝迎慰奏聞使朴信○慶尚道觀察使報倭賊所擄逃回漢人金得觀
等二名到晉陽言倭賊造戰艦要於三月作耗中國沿海之地 上王
命驛召得觀等○己未視事○朝壽康宮○上王命大臣曰會欲移讓
寧於江華今又思之若於江華則倭寇可慮且大妃之疾甚危常欲相見
儻有故而路遠不及見爲恨不少 命置楊根○兵曹啓靑坡盧原兩
驛人物凋殘而轉送文書甚劇各司上守并皆停罷 上王從之○庚
申大白晝見○視事經筵○朝壽康宮○禮曹判書許稠啓金得觀供
狀已到宜先報遼東轉奏預防若不先報令得觀入奏而倭寇或先作
耗則似爲不可 上然之朴信曰得觀若還則朝廷必知我國與倭

島地近交通不如留之 上王召左議政朴訔議之訔曰先報供狀不
可留得觀亦不可當以急傳遣得觀入奏從之○骨看亏知哈指揮照
非兀良哈千戶者安帖木兒等來獻土物○辛酉日暈太白晝見○上
受群臣朝○視事經筵○朝壽康宮○禮曹啓金銀器皿既已禁用請
收外方各官金銀器皿令戶曹計直給價從之○上王初御壽康宮
正門受武官及軍士朝如儀兵曹義禁府訓鍊觀軍器監官皆預焉後
不復受朝○功臣諸君餞謝恩使敬寧君裶 上賜酒○壬戌視事經
筵○朝壽康宮○開城留後李都芬避 上嫌名改思芬○禮曹啓二品
以上行職者錄于坐目三品以下行職者一從散官序班 從之○江原
道行臺金宗瑞復 命言敬差官金龔以損爲實高重踏驗 上曰此
眞掊克之人可令憲府推覈痛懲○領議政府事柳廷顯啓朝官數易
未有久於其職者司中所任皆未諳練願自今勿數移易 上曰然○
司憲府請禁朱紅馬韂 從之○以韓確之弟碩爲義盈庫丞 命戶
曹特賜七品祿○癸亥視事大司憲許遲啓曰金漢老不可不誅請置
於法 上曰予當更議○御經筵○朝壽康宮○禮曹啓行職品帶一
從散官使臣到國間禁犀帶 從之○甲子日暈○皇帝遣大監黃儼

偕正使光祿少卿韓確副使鴻臚寺丞劉泉持節奉誥來錫 王命結綵棚雜戲以迎之 上以便服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華樓使臣將至上於帳殿之西率群臣躬身迎使臣至帳殿外下馬奉節誥入帳殿安置于龍亭出帳殿百官前導使臣在節誥後 上在使臣後金鼓儀仗鼓樂雜戲皆如常儀至景福宮 上王迎命于宮門之外使臣奉節誥至勤政殿 上王先拜節誥于殿庭入幄次 上率群臣四拜訖陞殿使臣親授誥命于 上 上受訖下庭與群臣四拜畢入幄次服冕服出與群臣遙謝四拜焚香又四拜山呼舞蹈四拜入幄次釋服使臣奉節出 上及 上王出殿庭祇送群臣導節至大平館以節安于北樓 上 上王至館與使臣行私禮還壽康宮次 上行私禮于御幄次群臣行禮既畢韓確至幄次前行四拜禮訖 上設宴慰使臣贈以鞍馬衣服 上之與使臣行禮也韓確辭不敢 上強之乃就位及宴確不赴確本國人其妹選入 帝所見寵 帝欲榮之召赴京師授誥遣還

○黃儼奉宣諭求火者四十人印佛經紙二萬張○下禮曹佐郎金寧兵曹正郎金廧佐郎鄭麟趾于義禁府獄以迎誥時闕黃儀仗也○其誥命曰帝王爲天下之主宰治式廣於同仁賢德係一國之表儀理

必先於有後朕承天命統御萬邦綏靖懷柔一視無間故簡賢命德以任藩服因情適宜以致化理所以重繼續而繫衆心也乃者朝鮮國王李諱太宗來奏長子禔不德不堪繼嗣以第三子諱上孝悌力學爲國人之所屬望可立爲嗣且以年老不克任事陳乞休致傳襲以位今特允所請命爲朝鮮國王世守厥服於戲藩國所寄匪德不勝惟忠可以事上惟孝可以事親惟謙勤可以立身惟仁愛可以保民爾尚夙夜寅畏服玆嘉命茂延福慶永祚邦家欽哉○乙丑 上遣知申事元肅問安使臣因遺貂裘及服飾劉泉不受并還前日所受之物○上王遣兵曹判書趙末生問安使臣自是兵曹堂上輪日以行○中外群臣上箋稱賀上御仁政殿受賀訖率百官幸大平館宴使臣○上王賜吳眞米豆二十石眞老譯也○上命金寧就職以責在兵曹也○丙寅朝壽康宮○上遣左代言金益精問安使臣自是代言等輪日以行○上王欲邀使臣於壽康宮劉泉曰承命事完不可奉節而復往亦不可舍節而他之 老王如欲見我直當來所館 上王幸大平館慰宴韓確辭以疾上王語使臣曰倭島近於國境如在淮安望沙門島或來侵掠或乞粮買賣又曰伯顏不花李敏等說稱打捕海青土豹賫勅來止咸吉道

儀曰伯顏不花等事 殿下須奏聞吾亦奏達矣使臣求見火砲命設
火棚至昏與使臣御館門觀之火發泉或樂或驚起入復出者再儀陽
若不驚而色動 上王賜使臣以鞍馬儀受之泉不受 上遣知申事
元肅宦官盧希鳳進 太平館侍 上王還是日 上再朝壽康宮○義
禁府啓闕仗責在鄭麟趾 上命金廥就職麟趾歸私第○丁卯朝壽
康宮○上以冕服百官以朝服拜表箋于昌德宮如儀謝恩使右議政
李原副使同知摠制李叔畝發行 上王賜原等貂裘 上亦賜衣笠
與靴命同副代言柳潁往餞原等于延曙驛亭表曰錫命自天懷柔旣
洽措躬無地感愧罙增寵矜踰涯粉糜難報伏念猥將庸陋叨荷生成
功之緣毫權守藩宣之寄恩深雨露旋加茅土之封喜溢堪輿慶延宗
社玆蓋 皇帝陛下心敦字小量廓包荒諒臣父數奏至情謂臣身纘
承景緒遂令孱質獲被洪私謹當益竭忠勤倍殫節義之屛之翰遵侯
度而恪虔載寢載興祝 皇齡於萬億 帝所進金飾鞍子四面黃細苧
布三十匹白細苧布三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緜麻交織布一十匹
緜苧交織一十匹人參二百觔松子三百觔五味子一百觔雜色馬六
十匹東宮進鞍子二面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四十匹人參一百

勑雜色馬六匹○遣宦官盧希鳳將食物贈使臣劉泉不受○上王女
適贊成朴信之子從愚乃貞懿宮主權氏出也 上命知申事元肅左
代言金益精右副代言崔士康往監諸事○韓確獻受賜羊二十頭馬
二匹 上王殿亦如之○戊辰 上朝壽康宮○上王迎慰韓確兼餞
賀聖節使判敦寧府事李之崇之崇義安大君和之子也○上王下
承政院注書李師孟義禁府獄先是廣州記官李捷密進妓勸留兒淮
安月等於讓寧至是判牧事李培使人告于 上王殿即命 師孟往捕
出入讓寧所者師孟惟捕房守奴全松日守兩班李同仁而李捷亡命
師孟恐得罪詐言捷先未捕而逃 上王曰旣失罪人辭又不直乃命下
獄○上賜韓確奴婢十口田七十結○議政府宴使臣○已巳視事大
司憲許遲啓曰金漢老今以母死于果川特許上來行喪而漢老對妾
不顧喪事且聞憲府復請其罪貶于羅州無公牒而擅往羅州如此不
忠不孝之人請置於法命安置羅州禁其出入○以朴從愚爲資憲大
夫雲城君封貞懿宮主女爲貞惠翁主○遣司譯院注簿趙翕押金得
觀馳赴遼東又有漢人彭亞璋等一十六名自倭島節次逃回遣司譯
院判官吳義押解遼東○劉泉陰誘通事改飾所持馬鞍又陰求貂裘

煎茶器黑斜皮泉之前後辭贈物非本心也實畏黃儼也○議政府上書請司憲府書吏所由等擅囚李泉之罪命下刑曹推問治罪泉右議政李原之子也以銀環飾笠纓禁亂書吏所由遇諸道因之典獄○司諫院狀啓金漢老不葬其母來往竹山廣州憲司請治其罪宜從其請辛孟和三兄弟其父克禮曾犯不忠不可許屬忠義衛 上曰克禮所犯實非不忠漢老之罪亦已論斷豈可更論乎大司憲亦再請 不允○庚午御經筵○朝壽康宮○宗親駙馬宴使臣○上王以廣州不能防閑致令女妓通于讓寧又失李捷 命囚判牧事李培判官金徑於義禁府又 命幷囚勸留兒淮安月○上王遣嘉禮色副使崔孟溫宦官盧希鳳於慶尚道選揀處女○慶尚道觀察使報被擄漢人連續逃回請遣譯語人啓 從之○上王命作第於楊根郡將以置讓寧也○辛未朝壽康宮○上率群臣幸大平館拜節宴使臣贈以鞍馬泉不受上語使臣曰紙劄則已准數矣火者雖聚至三四十人可進者恐未滿三十儼曰滿二十足矣使元捴制進之乃可 上曰諾○兵曹更定軍士朝會儀以啓每月初一日十六日鼓初嚴有司設儀仗於殿庭鼓二嚴軍士皆詣殿門外鼓三嚴三軍判府事以下軍士及有無帶前銜軍

士由東西門先入殿庭中心爲頭東西分立 上陞座軍士行四拜禮
出次三軍甲士都城衛各道別牌侍衛牌入庭行禮若中軍入直則左
軍在東右軍在西左軍入直則中軍在東右軍在西右軍入直則中軍
在東左軍在西內禁衛忠義衛義禁府司僕寺訓鍊觀軍器監在東內
侍衛別侍衛鷹揚衛在西都城衛及京畿慶尚忠淸全羅道別牌侍衛
牌在東江原黃海咸吉平安道別牌侍衛牌在西並依前例牌頭各率
牌內軍士行禮其餘時散大小軍士各以職次序立宣旨 依允○壬
申視事○命宦官李村將食物贈使臣○六曹宴使臣○命禮曹節還
時令京外官結綵○命京畿饑饉人民勿問所耕有無並皆賑濟○上
王贈黃儼苧麻布各十五匹人參二十斤劉泉亦如之○禮曹啓歸厚
所提調一提擧二別坐二並以有慈惠者用之提擧以下借俗 交差
從之○癸酉視事○朝壽康宮○司憲府啓請令前所造婦女盖金笠
子着小印子以憑撿考 上曰兩班婦女所着之笠於衛路中脫取考
驗不可自今若有新造者其笠主及工匠並以制書有違論○司憲府
啓原州道敬差官金襲論吏減錄原州橫城狼川等處限外田於都目
狀犯在赦後乞收奪職牒下獄推鞫 從之○命慶尚道船軍依舊合

番赴防者量給半朔料○司諫院啓摠制禹博曾犯贓罪以赦得免請究治其罪以正士風 命罷其職○甲戌視事○朝壽康宮○上王幸大平館餞使臣○戶曹啓前牧使鄭貫曾遞受其父科田今其父得罪請還收其田 上曰貫旣無罪且遞受於其父事發之前何可追奪○刑曹啓誠寧大君家奴十人以巫女寶文妄行救病乃致誠寧之卒打殺之請鞫治罪 上曰誠寧法席始於晦日姑停勿問○是日 上再朝壽康宮○乙亥視事語及濟州民飢禮曹判書許稠啓賑濟事曾於去年十月已下尚未擧行宜速輸米以賑之戶曹判書崔迤啓先輸米三百斛審問飢饉之狀連續輸送便 上曰宜速差人督運以賑窮乏○御經筵 上曰七月篇備言民之艱難不言設施之方將何術以爲之乎卞季良對曰恤民之要在於知人而任之知人善任於爲國乎何有鄭招啓曰各道監司褒貶守令不中率以便捷辦事爲能遂使實惠不及於民願自今守令新除者 殿下必親引見審察賢否然後使之赴任則守令得人而民受實實惠矣 上然之○朝壽康宮○李捷自見命囚于義禁府○宣旨勸留兒淮安月除籍放歸其家○廣州馳報讓寧前夜三更作書封置踰垣而逃 上王憂歎不進膳 命宦官崔閑

洪得敬內禁衛洪約等前往廣州尋之卽下宣旨曰讓寧大君禔性行狂妄予以骨肉之意造家於楊根之地厚其俸祿欲使安享富貴令禔不勝狂妄獨身步出其令京畿觀察使諭道內尋訪率來幷見尋人姓名以聞予不吝賞 上亦下敎曰讓寧大君骨肉至親仰京畿監司盡心尋訪得者重賞 上王命李倍金俓還任尋訪讓寧讓寧之走也上下皆歸咎於嬖妾於里於里不勝憂憤是夜自縊而死初 上王在位 上在潛邸讓寧爲世子於里事發下義禁府鞫之女妓七點生辭連亦逮言曰沈判書宅主亦知此事義禁府請曰溫大臣也知東宮失德之事義當啓之終不以聞請並其妻收而問之世子嘗謂 上曰聞於里美久矣在外無如之何及聞入京親至其家令出之其家匿不出我強之於里不得已而出髮着澡豆面不洗然一見可知其美也我令其家人出鞍馬騎之其家人不肯出我曰然則以我所騎馬騎之我將步歸其家人不得已出馬我執於里袖引使騎馬於里曰雖不我執我將騎之卽騎馬於其時四隣之人聚觀如麻其夜至廣通橋邊小家宿翼日於里沐髮施朱鉛其夕騎馬立我後偕入宮火光微照顧見顔色何可忘也又孝寧謂 上曰伶人李法華之子吾麽智我之伴黨也世子常常

至法華家或經宿或宴樂吾麽智每詐隣人曰我主公孝寧大君至我
家我之他伴黨一人詗知之陽若不知謂吾麽智曰我亦欲見主公吾
麽智百計防之不納及曉世子將入宮其人亦隨而呼曰欲見主公吾
麽智在馬側無如之何及義禁府請治溫及妻之罪 上具以世子及
孝寧所言啓于 上王且曰臣所聞如此由是觀之自卿士大夫至閭
閻小人無不知之者今請溫罪之大臣亦豈不知而不言者耶獨請溫
與妻之罪其可乎 上王曰汝言是也詰朝 上王親見知申事及臺
諫備言之如 上所啓且曰溫患寧之妻父也而言世子之事於情理
何如河演時爲臺官對曰上教至當於是乃命勿問讓寧私通憸小
出入東宮 上王知之令鎭撫一人常在東宮以察之一日讓寧謂
上曰今日守門鎭撫見我洗水閒人之出入於門陽爲檢察之狀作高
聲以叱之心實右我也不言姓名蓋權順也 上在東宮沈溫白 上
曰朝士喧說讓寧若不廢一二年則任君禮權順皆如具宗秀矣其後
上皆啓 上王○二月丙子朔 上朝壽康宮○讓寧旣逃卽登峩嵯
山終日夜投平丘驛里本宮奴李堅家靴破足露堅來告 上王遣孝
寧大君敬寧君宦官俞實嚴永守賫衣服靴及宣醞迎來讓寧乘昏入

城自噺以袂掩面詣壽康宮 上王見之且悲且喜教誨丁寧且曰汝之亡也主上聞之不食不飮悲泣無已汝豈如此汝所行甚悖我特以父子之情憐之耳提聞教退于房手彈琵琶無悔過意容止如常宦官等歎曰天性之難化如此○上遣繕工監正李偘于濟州賑飢民○宣旨兵曹佐郞鄭麟趾答四十收贖令還就職○丁丑朝壽康宮○上幸大平館餞使臣○上王命囚藥莊加伊虫介于義禁府藥莊讓寧乳媼加伊漢老婢妾虫介於里私婢讓寧之走也藥莊等以事由於里歸咎咸逼虫介不能禁止以致自縊下獄鞫問尋赦之○上命知申事元肅贈黃儼劉泉十二升苧布各十匹麻布各十匹十一升苧布各十匹麻布各十匹衣各一襲人蔘各三十觔滿花寢席各六張茶各三斗厚紙各六百張石燈盞各一念珠各一百貫別贈黃儼極細交織布三匹綿紬二匹儼甚喜又贈頭目苧麻布及衣有差泉不受密贈以苧麻布各二匹泉喜受○戊寅日暈○上朝壽康宮○上王御便殿 上侍讓寧在側 上王召兵曹判書趙末生叅判李明德知申事元肅左代言金益精左副代言尹淮賜坐乃言曰予數日深思所以處讓寧之方乃今得之卿等皆通今達古之儒明聽予言讓寧所爲狂悖教之不悛遂至於

此然謀叛之罪則其所絶無是以置諸近地欲使保全而乃復有今日之事可謂羞愧予早歲連失三子甲戌讓寧乃生恐其又死置諸本房宅（即驪興府院君）丙子孝寧生不十日而得疾置諸洪永理家丁丑主上生于時我爲鄭道傳輩所忌勢不見容實慮餘日無幾常懷鬱悒無聊我與大妃更相抱負未嘗離于膝上由是慈愛最篤異於他子然當建儲之日但以嫡長命讓寧予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乎讓寧旣在東宮而所行不善不孝父母不可忍言自今以後以讓寧付之議政府六曹予不與焉如又犯法政府拿來吾不管六曹拿來吾不管一從國家處置宦官宮妾敢有私以讓寧之事告我者我定不饒他到其時莫道予忍心也唯正至歲時之類告於主上欲見父母到於闕門之外則當召見之讓寧之身若有疾病危急瀕死則亦須使我知之也予於讓寧父子也故情有所不忍至於君臣則異於是臣之於君苟干名犯分則有賜死之法讓寧雖至愚豈不知乎昔唐明皇一日殺三子史氏譏其不仁之甚此則三子無罪而明皇聽讒故耳如其眞有罪則亦不得已焉耳又曰予之傳位本欲遺棄世事優游自適也獨於軍事尙且親摠者以主上年少不知軍事故耳待年三十更事旣多則將盡以相授矣向也若使諸

予爲元帥分掌諸道兵馬接見將士則主上豈至今不知軍事哉然予之未敢者以彼猜險方在東宮而諸弟各執兵權則安能相容哉目讓寧曰汝之逃出予與大妃未知汝生死常流涕主上在側亦流涕假令汝身安穩而諸弟有故則汝肯如主上之今日乎主上孝悌天至汝兄弟俱可以保全予無憂矣予之流涕者非爲汝也爲國家羞耳汝若走而不幸則後日安知汝狂妄自致乎又曰於里之死誠可哀憫於里非自媒於讓寧也乃讓寧奪宰相之妾耳且讓寧出走豈於里之故哉又曰今欲賜讓寧鷹子二連馬三匹使之放鷹以從其欲仍使廣州牧使判官中一人隨之讓寧復請調鷹人張立等三人 上王顧曰夫小人之從貴人者以貴人能庇護也汝旣不肖身且不能保況於他人乎人誰肯從汝且汝雖無他技調鷹則汝自能之不須他人也○命參贊卞季良禮曹判書許稠等開生員試于成均館遣右副代言崔士康奉御寶宣醞往成均館○上王幸大平館別使臣○己卯還置讓寧大君褆于廣州 上王賜馬四匹鷹子二連仍命五六日一次放鷹牧使隨之有故則判官判官有故則土居老實品官隨至又命罷楊根造家之役○黃儼劉泉還京師韓確以 聖旨仍留 上率群臣餞于慕華館贈

以馬儼泉皆不受遣孝寧大君補左議政朴訔參贊金漸知申事元肅于碧蹄驪川君閔汝翼于留後司吉川君權跬于黄州判漢城權弘于平壤兵曹參判李明德于安州賫宣醖慰遣之又命長川君李從茂護行將貂裘及細苧麻布六匹密贈泉于江上○命賜入朝火者尹鳳瑞興本家米豆二十石時鳳得幸於 帝故儼請之也○庚辰義禁府具李捷等獄以聞宣旨捷及李同仁杖一百永屬驛吏全松杖六十初讓寧使全松招妓松不從讓寧怒鞭之松不得已與捷同仁共議招勸留兒淮安月納之義禁府又啓金升敬李宣李洪潛通于讓寧之罪宣旨升敬宣洪各杖一百屬于刑曹杖首○辛巳日暈○朝壽康宮○上王與 上餞進獻使元閔生于內殿○取生員成以儉等百人以儉本無才冒寫他人所著擢第一○壬午日暈○視事○卞季良許稠請復進士試 不允○司諫院狀啓大駕行幸群臣序立各品行揖禮於參議以上負數既多行禮之際多不中度考之儀注則無焉古者惟天子旅見諸侯諸侯旅見群卿且道途之間塵穢之中非行禮之地也自今請除此禮 從之○王旨鰥寡孤獨貧乏之民年雖豐猶且稱貸況今荒歉必有餓莩京中五部坊里搜檢名數以聞○大司憲許遲啓曰今年

荒歉而加以使臣支應民勞馬困 上王若平安則請停平山行幸
上曰 上王宿疾不可不理○上朝壽康宮陪 上王幸東郊放海青
晝停于幕次 上王召見趙末生李明德元肅曰今大司憲請止平山
之行吾素有風疾往往酸痛大臣屢請湯沐故欲爲是行今大司憲之
言是矣於卿等意何如吾亦以爲不知者必以我爲鷹犬之好其知大
體者豈若此哉末生等曰使臣支應亦小事也何足以此爲言 上王
曰伊川温井何如比平山稍遠且無草肅曰倉穀亦少明德曰伊川不
可行也地亦氷凍不釋 上王還宮傳曰吾於路上反覆思平山之行
果有不便非特使臣宣慰使連連往來驛路可慮吾必不行待來秋明
春乃行其速召李君實還吾若病發則針灸理之末生明德卞季良曰
使臣之行弊亦不多 上體未寧民間小弊輕重存焉且針灸非臣等
所望也一朝病發雖悔不及 上王曰大臣兵曹代言司曾請沐浴理
病今卿等亦請行吾將從之○刑曹啓楊州囚殺夫白丁女熊伊死於
獄中請依律行刑從之○癸未 上御仁政放生員試榜○以李之剛爲
戶曹參判同知經筵事許遲吏曹參判金自知刑曹參判成揜右軍同
知摠制車指南中軍同知摠制李種善漢城府尹韓尚德江原道都觀

察使○柳廷顯朴訔趙末生等固請幸平山 上王從之命勿招李君實○命李思孟就職○甲申日暈○賀聖節使李之崇發行 上初欲以便服拜表知申事元肅已宣告百官矣左代言金益精後至謂右代言李隨曰公受知最舊不與群臣同且爲禮房今當新受誥命之後拜表之禮不可以便服行事盍爲 殿下請之肅曰此無大得失不必請之益精曰事大之禮何得言無大得失乎左副代言尹淮謂隨曰昔慕容皝之爲燕王也遣長史劉翔朝于晉晉帝引見翔宣問慕容鎭軍平安翔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史氏稱其善於辭命今 殿下平安豈可以便服拜表乎隨乃入啓 上卽以冕服拜表如儀○老上王如壽康宮置酒 老上王向南御交倚 上王向西御交床 上亦向西御平床宗戚宰樞俱侍各以次進爵宴罷上王手擎黑海青跪進于老上王老上王亦跪受還宮 上王與 上送至門外○新生員成以儉等百人俱詣壽康宮行謝恩肅拜 上王賜酒果饋焉○上賜酒飡于讓寧○宣旨停平山行幸召還李君實○乙酉視事經筵○朝壽康宮○江原道監司韓尙德以母病辭以前知申事河演代之○以鐵原府使裴屯與江華府使洪延安換差鐵原爲講武場而屯乃儒生故換

之○丙戌日暈○受群臣朝○視事經筵○司憲府劾啓行臺監察所
舉江原道守令周漢柳復中許放趙揔等四人減報田租律該杖七十
徒一年半 上皆令減二等收贖○上朝壽康宮○上王幸東郊放鷹
上命右代言李隨宦官金龍奇賫奉內醞進于晝停所○遣元閔生進
獻純白厚紙一萬八千張純白次厚紙七千張火者二十名○以金自
知爲禮曹參判姜淮仲漢城府尹洪汝方刑曹參判李種善仁壽府尹
成揜左軍同知揔制黃象右軍同知揔制○丁亥 視事經筵○朝壽
康宮○命繕工監新作經筵廳○王旨民惟邦本食爲民天比因水旱
風雹之災連歲凶歉鰥寡孤獨窮乏之者先受其苦至於有恒產之民亦
未免飢餓甚可憐憫爰命戶曹發倉賑濟續遣知印分行考察守令不恤
民隱者間亦有焉已令有司治罪嗟乎生民之衆餓莩之狀非予寡躬
所能周知監司守令近民之官體予至意夙夜匪懈一以境內人民不
至於飢餓失所爲慮至於荒僻村落親行考察盡情賑濟予將更遣朝
官審其能否如有一民飢死者監司守令並以教旨不從論○就差進
獻使通事今義管押被倭擄掠逃回漢人貫三等男婦共六名解送遼
東○戊子朝壽康宮○完原府院君李良祐之子興潞興濟興瀅等免喪

入見　上王置酒慰之　上率宗親侍宴　上王曰年歉民飢不可宴
飲然完原之子終制來謁故爲設小酌耳良佑元桂之子也○命李蕆
採銀于谷山信川等處○己丑視事經筵○朝壽康宮○李君實回自
海州○上王曰予身上風疾往往發作萬一大發則臣僚必曰請沐浴
治病而不從以至於此矣予將往平山其侍衛之士支應諸事一皆從
簡命兵曹發急傳刷聚鋪馬于江原忠清黃海諸道以賛成朴信爲支
應使○吏曹啓東西活人院皆置祿官東活人院則濟生院西活人
院則惠民局分掌救療其救療能否惠民濟生提調及兩院差備向上
別監祿官等考察物故及差愈未差愈人名數每當月季報禮曹具本
以聞上項提調以下能否令兩院實案提調大司憲掄擧從之仍命兩
院祿官各設二人並以屬處醫人差下○光祿寺少卿鄭允厚卒遣通
事全義報禮部允厚女曾選入　帝所○庚寅視事○朝壽康宮○遣
韓確于義州賫宣醞慰使臣○憲司啓請令臺諫各一人從駕　上曰
非吾獨行不可從也○諫院啓請歲歉民勞惟　殿下留都以除支應
之弊　上曰　父王湯沐之行敢不扈從○對馬島倭宗祐馬還我被
擄人一名獻土宜仍請粮給米二十斛○辛卯視事經筵○朝壽康宮

○左議政朴訔啓請選聚文臣於集賢殿以振文風文科難武科易子弟多趨武舉自今須通四書然後許赴武舉 上嘉納之○賀正使金汝知回自京師○戶曹啓曾命各道監司守令賑恤窮民然各因務劇不能以時考察乞令各其境內擇曾經顯秩廉勤幹敏者與同守令專心賑恤監司首領官分巡檢察每於朔末開具能否以啓如有不能賑恤以致飢餓者置之重典其賑恤有效者優加褒賞 從之○壬辰視事 上語及擊鼓事叅贊金漸對曰我朝設擊鼓之法已有年矣今殿下聰明仁恕每使下情上達而無滯往往有擊鼓者或被越訴之罪甚非聖朝使民無訟之意也自今無問是非許令擊鼓皆得上達可也知申事元肅曰如此則擊鼓者多辭訟紛紜實未可也金漸曰我國不如中國之人多事煩使法官聽擊鼓之訴直者受理曲者加罪則擊鼓自稀而獄無留滯矣臣以不才忝刑官若有治罪之教則何敢使之留滯乎但義禁府非齊坐則不聽斷此留滯之由也 上曰然然義禁府齊坐與否在事之大小元肅曰有事則齊坐已有前例 上曰事非關係則一人可以聽斷○御經筵問經筵官曰東堂考講之法可乎侍講官鄭招對曰考講之法相對問答之際雖聖人不能無私情且問者

有意強問則答者雖有口辯之才不能答矣 上曰一二大臣言自復立考講之法兩班子弟皆憚於學文趨於武舉恐文士日減獨朴訔以考講爲良法鄭招曰取武士亦講七書豈無私情乎臣登第時亦有考講之法然實無益矣 上曰臨文考講之法何如鄭招曰問言外之理而能答乃實學也至於論文人人之所同而無特異者也古人云孟子尤長於詩書夫以孟子而如此況非孟子者安能遍通經傳乎同知經筵卓愼曰小學之書誠人人之所當講明者也故當試年令成均正錄先講小學然後方許錄名而未聞有不通者安有人人能明小學乎至於四書五經亦如是耳當開試之日始集舉生而考講之豈皆平日能通經傳者乎今若外而鄕學內而成均五部擇通小學者爲師表先敎小學而後乃訓經傳日常講明考其能否及其試年又加考講則取士之法得矣 上曰然鄭招曰今仕者皆兩班子弟乳臭之童不加學問之功其於職事亦未嘗諳練加之以數數遞代因此廢時失事此亦士風之可言者也 上曰予亦知其有此弊也鄭招曰近日新生負等僅十餘人拜于闕庭新進之風未有若是浮薄欲正士心不可不制之以法令 殿下日御經筵講明道學凡有耳目者孰不觀感乎卓愼曰大學

序曰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凡下之趨向皆在人君之一身也 上曰然卓慎又曰大學衍義一書善惡昭然可爲勸懲誠人主之龜鑑也願 殿下無倦常目在之 上曰然予自幼篤志學問未嘗少懈大學衍義當更反覆讀之矣卓慎曰臣嘗詣闕喜聞 殿下手不釋卷夜深乃寢願 殿下執此之心無荒無怠人心無常操則存捨則亡聽政學問之外無他雜念 翦于其間則聰明日廣矣 上然之○朝壽康宮 ○傳旨今行幸時諸道監司節制使毋得越境問安且除別進上其平安咸吉兩道依式進上及 上王殿別進上進于行在所○命給隨駕前衛鎭撫及左右司禁馬料豆人二斛○上王御壽康宮正殿視事仍餉宰樞○傳旨今後義禁府關係大體外小事雖一人聽斷以爲恒式○癸巳視事經筵○宣旨新造畫金矢房者依金銀犯法例論○兵曹啓補充軍等多有受職免役者其冒受者並皆收奪職牒還充其役宣旨 從之○罷判繕工監事洪理職坐工繕不牢緻也○甲午視事○朝壽康宮○減今損田稅米○命 還給安壽山告身○司憲府彈判右軍都摠制府事朴子青以宮闕都監役不能考察罪與洪

理同不允○兵曹啓三軍近仗去官依軍器監別軍例一年兩都目
叙用宣旨 從之○上王以宮中疾病命停平山行幸○乙未視事經
筵○朝壽康宮○順天都護府使宋克良知興海郡事俞勉在任身故
命戶曹致賻○全羅道監司李安愚啓古阜訥堤下可耕萬餘結乞依
井田之法同養公田 從之○許遲請暇浴於平山溫井賜藥又論黃
海道監司支給酒飡○宣旨主上體重明日欲與主上陪 老上王幸東
郊廣津又將田于楊根廣州卽令兵曹約會京畿各官才人禾尺于草
伐里○宣旨李登之子宣 太祖愛壻也其母雖賤爲吾妹也吾亦憐
愛之曾與前知平州事平得邦約婚得邦許之今乃辭以家貧其下得
邦于義禁府獄鞫問其由○丙申御經筵○朝壽康宮○上王與 老
上王幸東郊觀放鷹 上從之遂置酒于臺山新亭至暮乃還山在箭
串平之東臨漢水狀如伏甑或曰甑山 上王自前冬命築宮其下作
亭其上至是告成乃命朴訔名之訔請命以樂天 從之○丁酉日暈
○視事經筵○朝壽康宮○呂陽縣人擊鼓願復立縣 上以合屬年
久命下刑曹治罪金漸進曰幷合年久之邑毋得復立之法未立而以
擊鼓論罪則恐致人怨 從之○命以甘露寺奴婢一百口賜大慈菴

○兵曹啓楊根城山驅軍二千名發楊根砥平等八邑廣州劒斷山驅
軍二千名發廣州龍仁等九邑 上王從之○戊戌日暈○視事經筵
○朝壽康宮○卞季良啓東堂初場講經之法乃我 太祖成憲也然
舉生以面講不中爲慚憚於學問而就武舉者多矣此實有乖於國家
興學取士之義置師傅於成均分遣敎官於鄕學春秋敎以禮樂冬夏
敎以詩書而臣請以製述取士 上曰然當更議之 上問諸代言皆
曰 太祖上王成憲也且所以重明經不可遽罷獨柳潁曰講經不如
製述之興起斯文 上曰使舉生不得聚頭通議則製述爲佳○上王
復患風疾趙末生元肅等再請浴于溫井 上王曰黃海之民豈不以
我爲輕變哉遂不允○叅督金漸妻權氏卒賜棺槨及紙百卷○刑
曹啓無冤錄云凡告事必明註年月而文案中不得寫去年今年前月
今月當月此日今後關係人命重事及堪爲後考公私文案必書某年
某月某日以爲恒式 從之○己亥日暈○御經筵○兵曹奉宣旨罷
鷹揚衛高麗事元以來府衛之職皆近習請托不肯任職乃置忽赤乎
達赤等成衆愛馬以備宿衛國初悉罷之 上王始置鷹揚衛四番至
是又罷之○謝恩副使李迹回自金陵迹爲 沈溫副入朝時皇太子在

金陵前此副使至燕都多令隨使還唯迹得至南京○庚子日暈○視事經筵○朝壽康宮○上王幸樂天亭○對馬島宗貞茂子都都熊瓦刷還我國被擄人二名 上命禮曹考例厚待賜緜布紬布各十匹○判漢城府事權弘上言箕子之賢天下萬世所共敬慕吾夫子嘗言殷有三仁焉我東方禮樂文物侔擬中華者以箕子受封於此而施八條之教也其有功於東方甚大 太祖開國首載祀典所以尊崇先聖者至矣然而墓無碑記以顯揚功德乞下文臣撰碑文樹之墓下以詔後世 上以平壤人所傳箕子墓世遠難信乃命參賛卞季良爲文樹碑於祠宇○全羅道監司報古阜郡訥堤成堤長三千四百八十尺自是年正月十日始二月十日畢凡役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名○辛丑日暈○上從 兩上王獵于楊州之界○全羅道節制使鄭耕進弓箭○壬寅至楊根觀獵江原道監司河演進海物○咸吉道監司李愉進弓箭及馬尾韂補露○宣旨放劒斷山驅軍○命召讓寧大君禔○留都群臣遣吏曹判書鄭易問安○癸卯次楊根讓寧大君禔來見命與馳獵禔喜曰使我常得如此吾豈亡哉○甲辰還宮○宣旨留都群臣毋得郊迎○對馬島二位郡主宗滿茂遣人告糴於慶尚道水軍節制使遺以

白磻六十八斤啓給米二十斛○三月乙巳朔視事經筵○朝壽康宮○讓寧大君禔還廣州　上賜奴一口馬一匹○上王幸樂天亭○對馬島守護都都熊瓦遣人來獻土物給米四十斛○對馬島海副那都萬戶正欣遣人來獻土物仍告糴給米二十斛○對馬島篠栗山城守宗俊遣人來獻土物給紬布十匹麻布八匹緜布四十二匹○丙午視事經筵○朝壽康宮○諸道啓三十年以來守令政績下吏曹擇最良者用之最下者罷之○修社稷欄墻○司憲府啓淸城府院君鄭擢妻李氏誣其弟佐不孝母按驗無實狀請論如法以功臣之妻令勿論先是佐爲持平擢暴於人曰佐嘗不孝其母者豈可居風憲之地憲府聞之不署告身滿五十日以聞　上曰使佐實不孝其母者豈止不可處風憲而已使竟其事無驗李氏嘗與佐爭產業故構之○兵曹啓盧原靑坡兩驛入居驛吏等每年正月遞番時當極寒往還爲難依江原道驛吏入居例十月遞番　從之○興德社僧啓　太祖捨宮爲寺而屬奴婢三十口　上王亦屬奴婢二十口今繕工奪奴二名爲泥匠有違太祖結社願意右奴等如不得還社則將他奴充給　從之○丁未上王邀　老上王放鷹于東郊　上從之置酒于帳殿極歡乃罷○戊

申視事經筵○朝壽康宮○宦官嚴永守當讓寧逃出之時啓摠制等
言 上王待讓寧如孝寧則豈有此變其後 上王問摠制之名永守
以不知對命下義禁府壓膝問之○刑曹啓廣州近京都事劇而官奴
婢數少乞罷官妓 從之○宣旨罷嘉禮色○司憲府啓各品根隨多
者或至三四十名因此各司多聚外方奴子以致失業伏望命定額數
見除奴子悉令歸農 上下禮曹禮曹啓謹稽皇明禮制文武官儀從
之數公十人侯八人伯六人一品至三品六人四品至六品四人七品
至九品二人本朝謄錄議政府受敎各司提調祿官根隨正一品五名
二品以上四名三品三名四品二名五品以下一名今宗室及文武官
根隨參酌以定其數大君公私幷十人正一品九人從一品八人正二
品七人從二品六人正三品內僉摠制以上四人其餘三人代言出納
王命非常負比依從二品例從三品至六品二人內有儀物者依正三
品例七品至九品及兩班無職子弟一人雨雪日各加私從二名二品
以上乘轎則加私從六命其各司定給之數一依上項議政府受敎兼
帶雖多毋過元定之數數少衙門不必取盈違者憲司糾理 上命正
三品內僉摠制以上加一名爲五名成均大司成以下加一名爲四名

兵曹參議知事亦依代言例其餘一依禮曹所啓○禮曹啓諸祀儀式
内 宗廟薦禽用蒐狩所獲獐鹿雉其餘祭享並用牛羊豕今於寒食
祭因高麗舊制兼用生雉自今寒食勿令用雉 從之○禮曹啓行幸
時群臣侍衛序次駕後第一運槍牌後兵曹次承政院備身上護軍護
軍挾策大護軍次内侍行首次侍臣第二運槍牌後各司以次侍衛
從之○禮曹啓承文院專掌事大文書故擇可習吏文者使兼其任每
朔考藝然或稱服制式暇或稱臺省政曹謝前不肯製述吏文有違國
家立法之意自今每當取才除服制式暇謝前其餘諸學亦依此例
從之○對馬島宗貞茂子宗俊遣人請還倭望古羅等二十三人命慶
尚道觀察使刷還之○己酉朝壽康宮 還御便殿召左議政朴訔吏曹
判書鄭易兵曹判書趙末生擬議以各道監司所擧孝行卓異者進士
河浚等六人隨品敍用又以各道所報守令三十年政績最下者濟用
監正李自直知天安郡事金租恭安府判官秦云壽皆罷職○以韓劒
領敦寧府事鄭易爲議政府贊成朴信吏曹判書延嗣宗判中軍都摠
制府事宋居信中軍都摠制成達生中軍摠制○命新除守令之在外
者除朝辭赴任○復置長湍縣○遣司譯院判官許原祥押解被擄逃

回漢人孫孫等四人于遼東○庚戌日暈○受群臣朝○視事○吏曹啓初入仕生徒等試書筭家禮律取之其未入格者或十日或十五日連連更試故人懐僥倖之望遂致所業不精自今四仲月試取其入格者從其自願隨闕充差從之○敎旨凡朝官犯罪者刑曹憲府劾問不承則輒請追身鞫問雖罪至於笞猶不還其告身自今三品以下辭證明白而不承者除十惡外勿收告身依對訟人例親問劾實後仍取公緘答通論斷以爲恒式○御經筵講大學衍義上曰讀了欲重覽同知經筵李之剛曰重覽熟讀須盡誠意工夫上曰今各道守令不用力賑濟欲分遣監察察其能否鄭招曰甚當臣近聞慶尚道之民多移於全羅以全羅前年農事稍稔故也今全羅各官見流民勿遣還鄕隨即賑之俾免飢死爲便上曰上王亦命毋使流民還鄕即令編籍李之剛曰窮僻之地雖有飢民守令等不親賑救監司亦不能遍察民有餓死者守令匿之以自免令遣監察則守令必畏而賑救矣上乃命司憲府分遣行臺監察尹孟謙于京畿左道及江原道鄭夏于右道及黃海道金宗瑞于忠淸道安崇善于慶尚道崔閏溫于全羅道崔文孫于咸吉道李益朴于平安道廉視監司守令賑濟勤慢○司憲府

啓京中各司憚每日請臺托以備急多出錢穀于外庫且無開印位則擁置立案不卽上重記遂使會計難憑自今各司出納錢穀時六寺七監六品以上諸倉庫七品以上請臺開印隨旣上重記 上命下政府六曹議之皆曰成憲不可更改宜令兼職者坐本司開印若並無開印位則特命時仕官開印從之○禮曹判書許稠啓曰今赴漢城試者七十餘人而中初場者纔四十三人若試中終場取實額四十人則不中者三人耳臣謂有優於講經而短於製述者有優於製述而短於講經者今以短於講經而不取則優於製述者終身不得展其才矣自今雖不通二書者亦許赴中終場通考分數定其去取庶無遺才矣 上曰一章不通者令再講他章而通者減給分數許赴中終場人多以講經為不可獨 上王以爲良法是欲儒生熟讀經書也若廢講經則宜於初場擧四書五經疑問使不得挾冊而入聚頭而議可也然今年當用講經之法○朝壽康宮○辛亥日暈○視事經筵○朝壽康宮○上王幸樂天亭 上遣宦者盧希鳳獻酒果○宣旨收嚴永守職牒屬水原官奴○上王將與 上及 老上王觀獵于鐵原等處司諫院左司諫大夫鄭守弘等上疏諫曰東作方興不可田獵而況比年以來水旱荐

至民生失所雖曰減省所損必廣且 上王殿下以歲歉命罷春蒐誕降德音在人耳目今又巡幸豈非失信伏望 殿下從容啓達亟停此舉 上曰此非講武且不役農民左獻納鄭稚又啓旣非講武則無名之幸尤爲不可 上不允○禮曹啓平安道學生李華穡等請入成均館邊方學生遠來赴學其志可尚許令入學 從之○日本九州都元帥源道鎭遣使請大般若經一部仍獻土物給紬布十匹緜布七十匹麻布二十匹○壬子視事左司諫大夫鄭守弘曰講武雖國之常事然今農務方興乞依前疏 上曰予以若等之言已啓 上王曰諫院之言誠是矣然予不役農民何害之有守弘曰雖一二人馳馬於牟麥之田豈不爲害 上曰予已知之○許稠上書請復行通考三場之法 上以問卞季良季良對曰臣聞昨日之敎以爲未便如以一章不通者再講皆令再講何獨一章不通者乎莫若除講經行製述爲便左右獻議紛紜 上曰講經之法隨後更定今年姑以 父王丁酉年所定之法爲之○御經筵○朝壽康宮○領議政柳廷顯詣壽康宮請停講武且曰年歉臨農而今再行如不得已不可 三殿同行 上王旣親兵政講武猶可也 主上當即位之始豈可以獵害農也左議政朴訔曰

上王自去年春始有欝抑之心平康等處曾是講武之地居民須四月乃始耕田何害一往廷顯謂 上曰今勸上以獵非大臣之道也 上變色曰終能止乎廷顯亦變色 上王曰予於主上不欲相離主上止則我亦止主上行則我亦行訔與廷顯竟不相能而退 上王以問兵曹承政院僉曰可行 上王命毋役農民以防牌五百才人禾尺一百為驅軍凡害於農民者一切除之甲士及侍衛大小人負皆賫十日粮○上召許稠曰明日 穆王忌日也而開文武科會試文科則可矣武科則兵刃之事當國忌之日可乎稠曰此臣等不詳察之罪乃命改擇他日○癸丑視事臺諫面請停行幸不允○御經筵○朝壽康宮○賛成致事鄭以吾兵曹判書趙末生戶曹參判金自知內資寺尹慶順道檢校司宰監正李陽達集葬日通要隨箋以進箋曰臣以吾等伏承宣旨若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大夫士葬期各有月數後世陰陽家拘於多忌踰時不葬予甚憫焉如大歲壓本命葬師最忌予嘗驗之再矣而大無妨也若此之類不能悉也宜遍閱群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質聖賢之旨要破俗巫之膏肓集成一書以進恭惟 殿下使民養生之旣備又慮送死之多拘念至於此使民無憾之意至深切矣臣等竊謂陰陽

之說雖曰自皇帝而有之然兩漢以降競宗符讖不探造化之本各立吉凶之說其流至於百家惑世誣民甚矣是以前乎呂才刋正削去後乎蔡成禹之徒亦著辨妄惜乎庸師野夫之不之考也雖然泥於古而不通乎今必歸於駭俗泥乎今而不通乎古亦流於誣世必也古與今參酌而後可以去二者之弊也是書首之以禮記春秋所載葬期之說者明王制不可紊也次之以春秋列國漢唐諸主葬日者見古者葬不擇日也次之以呂才叙葬司馬君實葬論者去世俗之惑也次之以青烏子所論及王洙所引葬記朱熹所言擇日胡舜申所取諸家葬日者一則見從俗之意一則見十全大利日皆葬通而非世俗拘忌也又次之以乘凶葬法蔡成禹辨妄宋魯珍尅擇通書者所以破壓本命橫看亡運諸邪說也間亦竊付臣等管見總之曰葬日通要隨箋以進伏望殿下特賜一覽頒之境內使人人知送死之大以十全大利日不先期不後期各葬其親則人心有定王制復明其於送死之道亦庶乎無憾矣

論古之葬者不擇年月禮記云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臣等謹按春秋之時列國諸侯先期而

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怠禮然則諸侯而不得僭天子之禮而況於大夫僭諸侯之禮士庶人僭大夫之禮乎吾東方素無著令上自大夫下至士庶未知常式惑於陰陽拘忌過期不葬恬不爲愧者庸或有之願自今一從禮經違者攸司痛懲論古無擇日王洙新書云或曰古者有卜日而無擇日故春秋之時丁巳葬魯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己巳葬齊僖公辛巳葬哀公丁巳葬魯僖公辛亥葬成公癸亥葬齊姜丁亥葬齊桓公乙亥葬宋文公辛亥葬定姒癸亥葬宋襄公辛亥葬衛穆公己亥葬齊嫣丁巳葬齊景公己亥葬齊昭公己與亥日令爲大凶之說則擇日之說無傳焉臣等謹按兩漢競宗讖記崇信邪說西漢高祖丙寅葬長陵惠帝辛丑葬安陵文帝乙巳葬霸陵宣帝辛丑葬杜陵元帝丙戌葬渭陵成帝己卯葬延陵東漢光武丁卯葬原陵明帝壬戌葬顯陵章帝癸卯葬敬陵冲帝己未葬懷陵質帝乙卯葬靜陵至於唐呂才刪定陰陽而太宗庚寅葬昭陵高宗庚寅葬乾陵睿宗庚午葬橋陵肅宗庚午葬建陵乃至大宋精於術數如楊惟德等奉詔撰萬年具注通天撥聖集正等曆須布遵用而太祖乙卯葬永昌陵已上葬日皆不是葬通之日則擇日之法蓋出於巫史明矣論葬書之妄新書載

唐書曰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
太常博士呂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
五十三卷并舊書二十七卷貞觀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
質正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其叙葬書曰易云古之葬者衣之
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諸大過禮云葬
者藏也欲使人不復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
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變不能預測於將
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乃備慎終
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
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則云禍及禍生巫者利其貨財莫不擅加妨害
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家各説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
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
運於上一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
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士庶人逾月
而葬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吊及期量事制宜遂
成常式法既一定不可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懐後期而葬譏之怠

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於
戊午用事公羊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也所以避
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
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朝商尚
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註云大事卽喪葬也此則直取當
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晩春秋云鄭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時司墓大
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平朝而堋避其室則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
其室欲得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午時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
然子產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
義有吉凶此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
云葬逢日食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
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則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
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保亦由墳壠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
日愼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若德不逮則又必無援此則非由安葬吉凶
而論福祚延保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叔敖絶祀於荊不由遷

曆失所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皆在國都之北兆域旣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塚墓旣成曾不改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爲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因而敫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對賓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乎葬書敗俗一至於此其義七也王洙云右呂才論說最合經義今略取一篇附于此以袪後人之惑者論不拘禁忌司馬溫公葬論云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天賢愚係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

中將葬大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兹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

論擇日擇地　醒疑

葬曆引青烏子云若擇良年不及吉月吉月不如好日好日不如好地王洙引葬書云歲之善不如月之善月之善不如日之善日之善不如時之善時之善不如地之善萬曆會同亦同此意文公家禮云前期擇

地之可葬者擇日開塋域祀后土黃瑞節附錄云古者葬地葬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胡舜申論諸家葬日法曰廣濟曆可安葬者如壬申癸酉壬午甲申乙酉丙申丁酉壬寅丙午己酉庚申辛酉十二日是十全大利之日地理新書亦取之天通大明等曆亦多取之則十二日誠可用矣然必曆日注宜葬然後用之可也 臣等謹按程子曰地之利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程氏之論最爲近理不可不遵又按廣濟百忌撮聖等曆及三曆會同金華會同十曆會同三元正經袖金口訣萬曆會同正義明眞論醒疑曆涓吉書地理新書地理辨妄克擇全書克擇通書元龜集等書皆以前論十二日爲大吉其意謂葬止用寅午申酉日者蓋以寅午火之德象金之光耀而謂之金雞鳴申酉金之德象玉之光潤而謂之玉犬吠此等日上不呼父母下不呼子孫言其陰陽相應凶神悉伏亦可遵用願自今依大明曆例葬通之日幷注于每歲冊曆 論承凶葬法胡舜申云葬有吉凶吉葬謂卒哭踰年之外及有故改葬者必擇年月日時必須皆得吉然後可從事凶葬謂未卒哭百

日之内即不問凶年惡月但擇日時之吉一切神殺不甚避忌如年月一時亦皆得吉尤良　論不用大歲壓本命蔡成禹地理辨妄云世之爲說者以吉凶之無準遂爲鈞宮之說用大歲月建入中宮順飛行九宮以相克爲凶相生爲吉又以其吉凶之無準遂爲替宮之説再以作方所得之支干順行九宮又以其吉凶之無準遂爲盖宮之説再以所得之支干取九星以行九宮又以其吉凶之無準又用月建入中宮順行九宮者而帶神殺焉又以八卦納甲之宗廟爻加八宮而帶神殺焉又增神殺之宮位為大陽爲大陰福星龍德謂之四利焉夫月建帶神殺則歲建日建時建獨不可帶神殺耶卦之宗廟爻可以帶神殺則其初二三四五獨不可以帶神殺耶其八卦有宗廟爻可以帶神殺則五黃在中又屬何卦又何者宗廟爻耶彼其所謂四利星又何所據耶故九爲三元之說者夢也鈞宮替宮盖宮四利者又夢中說夢者也其所謂紫白碧黃綠黑者皆無說之說也其暗建的殺皆是類也其超神接氣者又遁甲之近似然亦屋上架屋者也然則世人但見所用者縱橫十五數疑其為河圖洛書之遺文未知其謬望風而尊信之故不得無言　臣等謹按大歲壓本命之說盖以所葬之日入中宮順飛行九宮

取本年大歲所到之宮任却以六十甲子偏數之如其家有本命與大歲同宮者爲大歲壓本命其人宜避之臣等竊謂若有人儻犯此則一歲之内無日無之故擇大歲之不壓本命者難矣古之人葬期多不過七月且漢唐諸君未有一二年未葬者不用此法明矣此乃鈞宮之遺法蔡成禹辨之詳矣 論葬犯凶日横看圖及亡人運六輪等法之妄宋魯珍克擇通書云按諸曆書以葬日犯天呑天建天嚇損宅長月呑損長子長孫令叅證正四七十月天德與天呑同日又獄鑰吉星與天建同日又與相日同相日與天嚇同月宮與月呑同諸曆書云大吉何例作凶日乎大葬日乃前賢所說吉辰屢試無虞惟通人不拘豈可爲其惑焉曾文展云若更看亡人命時却是不曾死也人命既亡又看何命亦不必青龍白虎天剛河魁入塚不入塚此皆誑惑之說達理君子宜更詳之又古曆亡運共有一十八條推詳吉凶互有得失難於全用今世葬師或論五音全於亡命然人死安有命也楊筠松云亡人命運有多般不合也蘇粹明地理指南云不用行年泥六輪注云時師多依六輪年月使用多見人遇大小火年月葬者反獲其吉主大小水年月葬者反遇其害以此推之則六輪之不足憑也如此豈可獨泥哉宋魯

珍克擇通書内六輪注云其實人之生死有時子孫之富貴有分豈容擇
日而死姑存此例以備用耳臣等謹按六輪法大火小火小金之説與夫
龍子經血光火車死敗漂逢等龍甲地宿經地凶地敗地鬼地禍地傷地
刼等星及諸曆内魂入墓葬年月魂入墓亡人執印入墓四大魂入墓猪
頭亡運鬼谷子亡運羅凶運等法擇年擇月皆以亡人歲數行年推之
則人既死也更看何命死亡者未聞擇日而死也自漢以來以日易月之
説興而雖以天子之貴西漢高祖五月丙寅葬五月寅日乃横看圖之
驛馬吞驃騎吞土禁等日也恵帝九月辛丑葬九月丑日乃横看圖之
天魂驛馬吞驃騎吞等日也文帝年至四十六六月乙巳葬年是小火
地鬼遷移日犯天吞地魂也景帝年四十八二月癸酉葬月犯重遷武
帝年七十一三月甲申葬年犯重喪月犯重遷地凶昭帝年二十二六
月壬申葬年犯小火遷移月犯重遷六月之申日乃横看圖之天嚇天
建地建等日也宣帝正月辛丑葬月犯重聘正月之丑日乃横看圖之
天嚇地建地嚇等日也元帝年四十三七月葬年犯大火遷移月犯重
遷也成帝年四十六四月己卯葬年犯小火地鬼月犯重遷日犯地魂
也東漢光武三月丁卯葬爲犯地中白虎天禁等日也明帝年四十八

八月壬戌葬月犯重遷日犯地中白虎也章帝年三十三三月癸卯葬月犯重遷日犯地中白虎天禁等也順帝年三十九月丙午葬年犯小金地刼月犯重賻也魏武王二月丁卯葬爲犯天皇人皇人建天禁等日也文帝年四十六月戊寅葬年犯小火地刼遷移月犯重遷日犯地皇土禁也明帝年三十五二月癸丑葬年犯重喪月犯重賻日犯天嚇地嚇地魂也晉明帝年二十七九月辛丑葬年犯小金地禍日犯天魂驛馬呑驃騎呑也成帝年二十八七月丙辰葬年犯小火遷移地禍月犯重賻七月丙寅乃爲月呑穆帝年十九七月戊午葬年犯小火地傷遷移月犯重遷日犯地魂也孝武帝年三十五十月甲申葬年犯重喪月犯重遷日犯天建八座地中白虎土禁也安帝年三十七明年正月庚申葬年犯地火遷移月犯重遷日犯地中雌重賻也宋武帝年六十七月己酉葬年犯地刼日犯地呑天禁也文帝年四十六三月癸巳葬年犯小火地鬼遷移日犯天嚇天呑地皇也孝武帝年三十五七月丙午葬年犯重喪月犯重遷日犯地鬼月呑也明帝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年犯大火地敗月犯重遷日犯驛馬呑驃騎呑土禁也齊高祖年五十六四月丙午葬年犯小火地鬼重喪日犯地呑驛馬呑驃騎呑天

禁也武帝年五十四八月丙寅葬年犯小金地敗月犯重轉日犯天建
天魂也唐高祖年七十一十月庚寅葬年犯地囟月犯重轉日犯天嘯天
呑也太宗年五十二八月庚寅葬年犯大火遷移日犯天建地中雌天
魂也高宗年五十六次年八月庚寅葬年犯地鬼重喪月犯重轉日犯
天建地中雌天魂也中宗年五十五十一月己酉葬年犯遷移日犯地
皇地呑天魂八座睿宗年五十五十月庚午葬年犯遷移月犯重轉日
犯地中雌月呑也玄宗年七十八次年三月辛酉葬犯地呑地中雌驛
馬呑驃騎呑等日也右中睿玄三宗俱犯小火也肅宗年五十二次年
三月庚午葬月犯重轉代宗年五十四十月己酉葬年犯地敗月犯重
遷日犯地魂也穆宗年三十十一月葬年犯上元血光也太宋眞宗年
五十五十月己酉葬年犯小火遷移月犯重轉日犯地魂也神宗年三
十八十月乙酉葬年犯重喪月犯重遷日犯地魂天呑也然則擇年擇
月擇日之說盖出於巫史亦明矣其六輪龍子地甲宿等經橫看圖之
說皆妄也至若山頭白之爲鈞宮周堂行年正衝同旬衝年月日八座
之法皆不可信也類如此　上命摸印頒行初時俗信用葬師之說子
孫多者避忌尤甚至有十年未葬　上王甚惡之　太祖之喪依古制

五月而葬命以吾等辨葬說之謬士大夫之葬斷用三月葬日只用葬
通日又令中外攸司察過期不葬者○各宗僧隨街讀經因高麗之舊
也○忠清道觀察使李孟昀啓去乙未年戶曹移文賑濟規式內壯男
女每一名日支米四合豆三合豉一合自十一歲至十五歲每一名米
二合豆二合豉半合十歲以下五歲以上米三合豉半合然宋朝富弼
青州賑濟規式內十五歲以上每人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每人五合
五歲以下男女不支給戶曹詳定米豆豉合計爲八合未滿一升而中
國一升准我國一升六七合今當農務方興依前例而賑濟則雖不致
死農力不足乞依富弼賑濟例參酌十五歲以上日給米七合豆六合
豉二合十一歲以上米四合豆三合豉一合十歲以下五歲以上雖不
與農務兒啼飢則父母不能獨飽亦依十一歲以上例賑濟命下議政
府六曹議之皆曰賑濟則依前例加以貸民種食以勸農務 從之○
甲寅 上王及 老上王講武于鐵原等處 上從之是日以國忌不
獵○乙卯駕次連川○上王以安邊都護府使李仲培有老母與南陽
府使金孟誠換差○丙辰駕次鐵原○大 妃遣宦官申德海問安○
丁巳雨土所霑皆黑時人謂之墨雨○駕次平康獲多分賜侍從群臣

○戊午駕次平康○留都群臣遣贊成鄭易問安仍獻酒果○藝文提
學權遇卒○己未駕次平康○江原道觀察使河演獻酒饌 命分賜
侍從軍士○庚申駕還次鐵原○辛酉駕次鐵原○命留都政府六曹
勿詣晝停所各司毋出迎門外又除各道監司遣守領官問安○壬戌
駕次永平○癸亥駕次抱川○甲子晝停于松溪院平 誠妃 大妃
恭妃各遣宦官獻豐呈于三殿日暮駕還宮是行也 上奉承 兩
上謹甚每日打圍還必與宗戚大臣進爵歡宴○乙丑雨雪雨雹○視
事○朝壽康宮○上王賜抱川任俞仁吉米十斛仁吉 太祖元從也
○工曹參判李蕆還自黃海道啓今試採谷山信川所產鉛鑛工力甚
重所得不償所費○丙寅視事經筵○丁卯雨雹○視事經筵○朝壽
康宮○上王語趙末生等曰海青之為物玉觜玉爪殊異於常鷹欲與
主上幸東郊試之但 主上之 出恐有物議末生等對曰一日之幸
何害之有○戊辰雨土○視事經筵○己巳 上王與 上幸東郊觀
放海青鷙甚放輒獲禽 上王甚珍之置酒于樂天亭宗戚大臣以次
進爵 上王召趙末生元肅就前曰昔歲乙未將欲西幸許稠請辟入
涕泣以啓曰願停西幸且用盧異其忠愛之至見於言貌予許停西幸

然衆議皆謂支應諸事已備不可中止竟不敢從也盧異之事予言其
詳稠亦然之初異之爲正言也揚言於坐以予爲奪人妻妻司諫安省
來啓予若有是事有如天日左議政朴訔谷山君延嗣宗等啓曰臣等
未知如此今始聞之請鞫問其由 上王曰是何言歟今日之言無他
欲得造言者而用異耳其時使朴錫命問之異乃伏罪然必有造言者
然則非異之罪也予卽位以來聞有善人則必用之異與李陽明人皆
稱善而不能用此予平生之恨也宜召聞之異今在何處其時郎舍誰
歟末生對曰異今在陝川其時郎舍申曉安省趙休朴礎是也 上王
又曰陽明爲獻納時李之直田可植等承閔氏之指揚言謂予爲好鷹
犬聲色將諫之陽明曰父母遺體宜各自惜當先請立勿罪言官之法
然後可諫其心以爲若諫則必不分是非遽加刑戮也是以北方野人
輩視我也豈有愛君之意吾家世習弓矢然吾年至二十五始知鷹事
其犬與聲色非吾所好但其時新納權宮主閔氏乃嫉之直等諫之可
植對問云受無咎等所嫉予以故知其實焉之直爲人雖良罪同可植
不用陽明其心雖曲予乃用之官至四品陽明今在何處元肅對曰在
幸州 上王曰其召之予將更問 上王又曰大司憲重選也欲以省

宰無之左右皆曰可 上王又曰李來爲大司憲以李伯温殺人令所
由赤脫拿來伯温王親也不啓而遽辱之殊其無禮吾亦縛其掌務持
平李治下獄此吾平生所愧恨者也又曰金汝知爲知申事以王巨乙
于音事罷黜然其爲人語鈍性直有朱昌之風又曰左議政當前年大
事不以師傅引嫌辭退乃曰臣雖職帶師傅無與輔導之來臣何嫌爲
即來決議予甚嘉之○是暮大雨雹雷電○庚午大風雨雹交下○受
群臣朝○視事經筵○朝壽康宮柳廷顯鄭易等請下盧異李陽明于
義禁府鞫問治罪 上將從之 上王曰前日言異與陽明之事欲令
辨明也令若拿來鞫問則非予本意當往臺山不返于京其以文字召
之乃以宣旨移文慶尚道監司召盧異○上王問元肅曰吾聞讓寧處
稱供上輸物有諸肅對曰月奉則有之未聞稱供上輸物 上王曰安
有以王子而飢者乎宜只給月俸毋致他物○淸城府院君鄭擢等掌
武擧會試取朴好問等二十八人○賜大提學柳觀酒十瓶觀淳儒有
德望 上重之○辛未視事 上謂群臣曰昨日雨雹無乃害麻麥乎
僉曰雹圓無害於麥於麻亦無損矣○經筵講大學衍義畢 上勤於
聽斷性好讀書每日御便殿視事退開經筵除奉 上王遊宴之外未

嘗暫廢）禮曹判書許稠等掌文科會試取盧皓等三十三人○朝壽
康宮○以晉州屬縣昆明合於南海縣陞爲昆南郡初安 御胎于昆
明之地昆明人請別置邑乃命 慶尚道監司審視可否以聞至是監司
申啓宜合昆明於南海縣別置一邑并地圖以進 上曰以勢觀之
昆明當合南海然奪昆明與南海則晉人必訴冤奈何戶曹判書權軫
工曹參判李迹等曰晉州嘗陞爲大都護府而降爲牧今以安 胎之
故復陞其號爲便元肅金益精等曰昆明困於晉人侵暴思別爲邑久
矣且晉之爲州土地之廣人物之多爲南州最雖減昆明百戶不是瘠
矣況今 御胎安於其地乎合昆明於南海別爲昆南郡庶合事宜
上從肅等議○刑曹參判洪汝方啓初立楮貨之法凡買賣禁用緜布
令憲司之吏捕捉日多人甚苦之禁殺牛而喫牛肉者併罪之故雖喫
自死牛肉者亦未免重刑請緜布及自死牛肉勿禁 上曰卿言是矣
然不禁綿布則全不用楮貨矣若喫自死牛肉而被罪誠可惜也元肅
啓曰欲用楮貨而不禁綿布楮貨必全不用矣禁殺牛而不禁喫自死
牛肉則潛殺牛者必多矣臣以爲法不可更改也○上王命繕工提調
朴子青免提調以造仁政殿門外行廊不如命也○上王命李澄李湛

雖番外有行幸則必隨駕○李陽明請壽康宮 上王曰前日所犯如可辨明則悉陳無隱陽明曰臣無所辨明矣 上王命厚饋以送○摠制黃象啓鏡城彼人來往不時支應倍他當減歲貢楮貨 上以問領議政柳廷顯亦曰宜減○壬申朝壽康宮○上王幸樂天亭○命文科殿試讀卷官朴訔卞季良許稠及元肅李隨鄭招議策題○吏曹啓各司吏典仕滿者必於歲末都目政去官故窠闕數少未得一時敘用請自今仕滿吏典依前試其書筭能者用於東班不能者用於西班且於歲末未蒙敘用者於翼年四月政敘用令受二番祿從之○癸酉 上如景福宮御勤政殿發策試文科于殿庭御慶會樓試武科騎步射騎槍命兵曹講兵書七經○義禁府啓奴元端等謀潛居武陵島請杖一百宣旨依允○上王幸樂天亭○甲戌視事經筵始復講大學衍義○朝壽康宮○上王還宮○是月旱○夏四月乙亥朔日暈○朝壽康宮

上王問 主上誕日豐呈何如元肅等對曰議政府六曹請宴 主上以年歉不允 上王曰唐太宗生日不舉樂玄宗乃行之且 太祖當我生日遣人賜手帕及酒吾與中宮祗受行禮已有成規今吾亦當主上誕日親行豐呈矣○上以武陵出來男婦共十七名到京畿平丘

驛里絶粮遣人救之乃下 王旨曰側聞武陵島出來人等今到平丘驛絶粮而無人救恤以京畿路邊而如此況遐方乎因念各官人民必有飢饉其令戶曹移文各道嚴加檢察俾民免於飢困以副予至懷○丙子日暈○宣旨曾犯罪配各官官者守令等或意復叙用定于歇役且厚待之其水原官屬嚴求守海州充軍金海錦山充軍陸英生等若定歇役厚待事覺則當以宣旨不從論○朝壽康宮○上王與 老上王幸東郊觀放海青 上從之置酒于樂天亭以夏享膰肉供膳扈從宗戚大臣以次進爵日暮乃還○戊寅日暈有珥○視事○御仁政殿放文武科榜賜文科曹尚治等三十三人恩賜高義等三人武科南佑良等二十八人及第出身以尚治爲司宰注簿佑良右軍副司直命司憲府弛酒禁三日爲文武科設賀宴也○忠清道監司請改利道驛爲利仁驛避 上嫌名也○日本國肥州太守吉見源昌清遣使來獻土物仍請重創佛宇也賀長州太守大藏禪種對馬島和田浦都萬戶守助丞各遣使來獻土物賜源昌清守助丞各米三十斛大藏禪種米二十斛○山陵巡審使禮曹參議崔關啓請作 定和陵碑閣從之○忠清道行臺監察金宗瑞請以飢戶一百爲一所令品官一人主之又請

民飢且農事方興漢水又淺停慶源倉漕轉戶曹參判李之剛啓曰戶
限以百則難行不如以里數附近爲限從之且令漕轉已載船外並停
之○己卯日珥○文武科新及第等詣闕謝恩命饋之○庚辰雨○朝
壽康宮○上不豫○辛巳日暈○朝壽康宮○壬午朝壽康宮○以崔
閏德爲議政府參贊金漸刑曹判書李之實工曹判書李湛中軍都摠制
權希達右軍都摠制安壽山同知敦寧府事卓慎藝文館提學姜淮仲工曹參
判洪涉中軍同知摠制李順蒙右軍同知摠制李叔畝恭安府尹李興發仁
寧府尹徐選漢城府尹金峙知司諫俞尚智左獻納權湛黃海道都觀察
使李迹京畿都觀察使韓雍開城留後司留後○上王幸東郊觀放鷹
上從之遂觀魚于漢水之濱○癸未視事戶曹參判李之剛啓曰豐儲
倉米積於行廊卑濕之地易爲腐敗且露積不能庇風雨請作倉數十
間以納今年所收 上曰土木之役予心所不欲也臺山之宮南廊之
役告訖則更不欲勞人力也倉雖不可不作今値歲歉且當東作之時
不宜興功也○杖前金海都護府使田思理一百籍家產沒爲寶城官
奴收兵曹參議張允和職牒贖杖一百配固城初 上王以思理交通
沈溫命解見任官允和乃思理友壻而素不相得然以親故泄 上王

旨于思理及思理還京反疑允和譖已一日詣朴訔家自陳赤嘗與溫
交通而 上王信讒遂至坐累訔驚曰 上王剛明安肯聽讒爾何爲
發此言且詰之曰爾疑讒者爲誰思理以允和對訔召允和使啓于
上王上王命義禁府鞫之思理坐詆誣 至尊當凌遲處死允和亦坐
漏洩機密當死 上王命各從末減施行○金漸與徐選以新拜官詣
闕謝恩漸面責選曰爾姦回不忠懷二心者也不可在今日之社稷選
曰不然則爾當反坐元肅曰選罪若干於社稷則明言之漸曰選之子
爲黃喜女婿豈可存於今日之社稷乃大聲叱之無所畏憚選與漸皆
啓于 上上兩解之初忠淸道報恩縣吏漕禮賓貢米至漢江適司宰監
吏刷私船見之奪其船積米于江邊漸自良才驛與驛丞到江問其故
吏具以對漸怒呼司宰吏叱使還之令驛丞報于憲府憲府移文京畿
監司推驛丞越監司直報之罪時選爲監司因驛丞鞫之丞本議政府
吏爲漸耳目者故漸嘲之至是相詰○甲申雨 上停誕晨百官朝賀
群臣獻鞍馬表裏諸道各進方物 上王亦遣宦官崔閑遺手帕 上
欲獻壽于壽康宮 上王以雨且不豫不許令趙末生賚酒果遺 上
命曰毋以吾不豫爲嫌其與宗戚大臣設酌 大妃遣宦官辛德海

老上王遣宦官金吉富各遣酒果 上御便殿宴宗戚大臣趙末生
每進爵 上必下坐伏地受之日暮乃罷○乙酉視事○朝壽康宮
司諫院啓各道守令於大小使臣到界日與正朝冬至皆呈禮狀公狀
以至監司節制使伴人檢律鎭撫及鎭兵馬使各浦萬戶界首官各以
所屬亦呈公禮狀並用厚紙所費不貲乞自今除大小使臣及界首官
外一皆禁斷其公禮狀勿用厚紙 從之○上王驛召全羅道水軍都
節制使朴礎赴闕欲以代允和也○上王幸樂天亭○臺諫各上疏請
置田思理張允和於法 上曰予將啓于 父王○宣旨繕工判官康
順訴副正尹麟於提調曰麟分司紫門凡有費用不告本監又與判事
辛保安共議訴於承政院曰尹麟所管雜物未知用於何處順必有以
也其下義禁府訊之○丙戌日暈○上幸麻田浦迎 上王還宮○下
判右軍都摠制府事朴子青判繕工監事辛保安于義禁府初 上王
命於仁政門之外建行廊使子青董役要使端正子青不尺量庭之廣
狹而營造既立柱上樑自仁政殿俯視之則傾斜不直 上王怒即命
毁之下子青等獄○高麗門下注書吉再卒 上命戶曹致賻米豆十
五石紙百卷仍給埋葬丁夫再字再夫號冶隱或稱金烏山人善山府

屬縣海平人也再爲孩清慶穎悟父元進仕于京再隨母金氏在鄉及元進守寶城母赴之以俸薄留再外家時年八歲一日獨遊南溪得石鼈爲之歌曰鼈乎鼈乎汝亦失母乎吾知其烹汝食之也汝之失母猶我也是以放汝也因投于水號泣甚哀隣嫗見之感泣鄉里聞者莫不垂涕後元進還京母歸于鄉元進又娶盧氏踈其母母怨之再語母曰婦之於夫子之於父雖有不義不可少有非之之心人倫之變古昔聖賢亦有不免但處之以正以待天定而已母感之終不出怨言再年十八就尙州司錄朴賁受學貧無騎從一日辭于母曰有父不覲非人子也卽隨賁赴京事父至孝盧氏不慈再起敬起孝盧感之待之如己出隣里稱之遂從李穡鄭夢周權近等學焉入國學中生員進士試 上王在潛邸入學讀書再以同里閈相從講學情意甚款辛禑丙寅登第當禑攻遼東再作詩有曰身雖從衆無奇特志則夷齊餓首陽己巳拜門下注書庚午春知國之將危棄官而歸就李穡告別穡贈詩有曰軒冕儻來非所急飛鴻一箇在冥冥再遂還善山舊廬累辟不起及聞辛禑凶聞方喪三年不食菜果醯醬奉母惟謹定省不廢必具甘旨居室屢空亦怡然不以爲意教授學徒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先 上王

為諸副嘗名之授奉常博士再上箋自陳曰忠臣不事二君臣以草萊
委質僞朝至受爵命不宜復仕盛朝以累名敎 上 王嘉其節義優禮
遣之許復其家毋卒喪葬祭祀一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妻父申勉
嘗有蒼赤十餘口逃躱有年約子孫得者卽以與之再適得之勉欲如
約再固辭勉密爲書如約再後閱文書得之又固辭勉怒曰辭爵祿辭
奴婢不宜處人類也再云子孫卽祖考遺體安可厚薄嫡子已沒存養
雖孼生義當主祀不可不重遂分與太半聞權近卒垂泣曰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乃行心喪三年朴賁沒亦如之表兄釋雪幢以法孫奴婢與
其子師舜再曰旣云法孫何傳於族命師舜還之及師舜被召赴京再
啓之曰君先乎臣三代以後盖罕聞也汝當效我向高麗之心事汝朝
鮮之主再每遇忌日齋蔬悲泣一如初喪常語人曰人之言行錯於晝
者以夜不存心耳夜必靜坐中夜而寢或擁襟達曉鷄初鳴具冠帶謁
祠堂及先聖與子弟講論經書雖有疾病手不釋卷疾革命喪葬一依
文公家禮言訖而卒年六十七權近嘗序贈再詩曰有高麗五百年培
養敎化以勵士風之效萃先生之一身而收之有朝鮮億萬年扶植綱
常以明臣節之本自先生之一身而基之其有功於名敎也大矣○丁

亥視事 上曰典祀請鑄祭器何如禮曹判書許稠對曰麄器易破遠
輸甚難不如銅器之穿緻宜買商倭銅鑞鐵鑄之 上曰然啓事諸臣
啓曰兩麥熟則百姓得食矣 上曰兩麥熟則民固不至於死矣然民
將食之盡則必爲之賑濟然後不至於死亡矣僉曰兩麥雖盡早穀相
繼而熟雖不賑濟必不至於飢餓 上曰予以爲當兩麥既盡之時復
爲賑濟可也○朝壽康宮○上王幸東郊日暮還宮○又朝壽康宮○
下司憲持平鄭其于義禁府獄以辭連康順也○濟州賑濟使啓濟州
牧居民二千二百十六戶旌義縣六百四十五戶大靜縣六百二十戶
乞移忠清道沿海各官及全羅道各官雜穀安戶給豆木麥小豆種各
一斗以督耕田以活民生 從之○戊子日暈○視事司諫鄭守弘執
義朴冠等請田思理張允和等罪不先啓事諸臣既出知申事元肅等
啓曰吏曹判書朴信偏聽康順讒構尹从之言不分眞僞遽以上達非
公也監造行廊審知其傾斜及下問不以實對其心不直闒沉澀之事
而曾不以聞亦非大臣之義也宜下偕司究治其罪 上曰若等之言
然矣信爲人不直然姑徐之○御經筵○罷刑曹正郎李克漸贖大丘
縣令金後生杖八十初後生拜大丘縣令請婚兒息後赴任 上許留

五月克漸承命誤傳于本曹曰勿趣後生赴任後生乃留十九日憲府
劾之 上曰克漸雖誤傳刑曹擧司信聽是非獨克漸之罪參判洪汝
方時長刑曹憲司并劾之以汝方爲功臣之後宥之○宣旨擲石人驍
勇可用 太祖時作隊近來廢絶今令自募作隊工商賤隷則復其家
良家子弟則叙用○平安道監司尹坤啓曰吾東方以海外小邦比擬
中國者特以禮義所存耳今大小使臣奉命出外或有溺愛官妓以廢
職事耽樂縱欲無所不至若不得於妓則其守令雖賢吹毛求疵故陷
於罪縉紳之間鄕黨之內相與爲好者或爭一妓遂生嫌隙終身不睦
守令奉法治民如遇奸事必按律科罪至於官妓每遇客至勸令相奸
不肯者反加重罪或有母子姊妹相繼爲妓而同奸一人者此皆敗常
亂俗紊禮毁義以累文明之治者也第以行之已久恬不爲怪又況在
先官妓之稱干稱尺者並令免賤屬補充軍今之官妓悉以官婢擇定
官中諸役尚有不敷其弊不貲願自今於前日有官妓處擇取各官散
居各司婢子及在先干尺之屬補充軍者女子使之習樂以充選上其
大小使客相奸一切禁斷如有違者主客並論以法 上命禮曹與政
府六曹同議以聞○朝壽康宮○己丑日暈○視事 上語啓事諸臣

曰此間氣候不調霜降失節是何故哉許稠曰今寒氣甚於二月上
曰正月繁霜正謂此也○御經筵○臺諫合司詣闕啓曰田思理張允
和罪重罰輕前日上䟽請罪未蒙允許 上曰臺諫再請故吾再三啓
達 父王曰思理旣受訊杖六十又加杖一百則焉得爲生雖請當不
允以故吾亦未敢擅決今將更啓○上王遣宦官洪得敬宣傳曰吾老
且閑而時熱則海青不可飛放也又須飛放獲禽而後乃可坐養經夏
也故今月欲與 主上幸東郊○江原道監司啓檢察賑濟監司不宜
與首領官分道 上曰初令分道者恐致飢民之死也如使民不飢死
則依前例監司徐徐巡察可也○朝壽康宮○上王與 上幸東郊觀
放海青逸而 下卽命兵曹移文尋覓遂觀魚于箭串江邊至暮乃還
○義禁府具朴子青罪以啓命罷其職○京畿監司報前月十六日二
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雨雹○上王命於仁政門外勿建
行廊還築墻以廣其庭○庚寅視事御仁政殿受群臣朝 ○御便殿視
事經筵 禮曹啓 聖節賀禮依蕃國儀注跪左膝三叩頭 從之○
禮曹判書許稠啓蒙古之學雖非今日之急務其於國家亦不可廢也
今試譯科雖不中格必取三四人以開後學 從之○朝壽康宮○上

王以兩肩痛劇不卜日即命醫朴允德灸之領議政柳廷顯參判李明
德等請勿灸幸溫泉治療 上王曰病甚不可動身行幸○義禁府提
調柳廷顯田興等請壽康宮請下朴信獄鞫之 上王從之信言前日
所啓非尹麟事乃修理色事也代言柳穎誤以尹麟事啓之願與穎對
辨并下穎義禁府穎得辨乃放尋命穎還仕義禁府請栲訊朴信 不
允○禮曹判書許稠啓司憲府杖本曹令史未知何故命下有司問之
掌令鄭宗誠以雜科試取參坐禮曹避嫌歸第右正言河潔亦出大提
學柳觀等諸試官皆出停試○辛卯日暈○上冕服率百官賀 聖節
如儀○朝壽康宮○收砥平縣監尹詹職牒贖杖一百以詹聽妹夫張
允和言通書于田思理也○以趙狷判右軍都摠制府事孟思誠爲吏
曹判書李孟畇判漢城府事文繼宗仁壽府尹申商司憲府大司憲李
興發中軍摠制洪涉中軍同知摠制朴礎兵曹參議李暕刑曹參議鄭
津忠淸道都觀察使李潑慶尚道都觀察使鄭幹全羅道水軍都節制
使崔關判安東大都護府事禹博濟州道都安撫使判濟州牧事鄭淵
司憲掌令閔消司憲持平○義禁府具康順等罪以啓宣旨康順贖杖
一百流遠地辛保安贖杖一百鄭其贖杖八十放朴子靑于水原罷朴

信之職初子青掌營作事及營壽康宮尹麟代之康順忌其能乃䟽麟盜用材鐵等物事示子青保安等以爲信然順又以示鄭其其亦咎麟麟懼其將陷已以聞及下義禁府麟文薄具存順所訴皆誣遂抵罪子青門地寒微事 太祖于潛邸得爲元從功臣遂至達官及 上王朝有土木之役則必命子青監督子青欲速成以夜繼月丁夫苦之而所構亦多不堅牢性復剛愎自用下官皆惡之○全羅道行臺監察崔閏溫來復命啓曰道內無飢饉人且兩麥甚盛○左議政朴訔詣壽康宮請幸平山溫泉 上王從之命省扈從又命各道監司守令毋得越境問安及別進上只許所經各官守令現身支應黃海道監司首領官亦不許現身支應所過名山大川祭以略例行之政府六曹一次問安政曹臺諫決事官出官後除攺銜肅拜○司諫院上䟽曰當此夏月正農之時駕行遐方非今日之所宜也 上曰民之失業固可慮也 上體有疾其可恝乎諫院不能對○壬辰視事 上問歲貢楮貨便否許遲曰楮貨甚賤請申明之 上曰然○鄭招朴冠等請田思理等罪 不允○大提學柳觀等復坐禮曹試雜科○癸巳日暈有珥○視事戶曹叅判李之剛啓以軍資監陳米豆換楮貨已有前例初設此法者欲緒

貸之興行而救貧乏之民也今年若又凶歉則民將仰食於國家矣今依前例換楮貨則國庫空竭有違儲峙之意朴訔啓曰今當飢賑濟亦不可廢陳米豆可不給乎雖不及前數量宜易換爲便 上曰然因命之剛曰其以陳米豆六百斛於鰥寡孤獨殘廢疾者以時價貿易 上曰兩麥熟則賑濟可廢乎之剛對曰兩麥熟則民皆得食賑濟可廢朴訔曰安有人人種兩麥乎兩麥雖熟賑濟不可廢也 上曰鏡城郡乃野人往來之地供費倍他歲貢楮貨減三分之二○朴冠啓金漸面罵徐選曰姦曲不忠而有二心徐選訴於本府求辨曲直而引崔潤德姜淮仲韓雍等爲證以問潤德淮仲皆曰但聞姦曲不忠之言未聞有二心之言雍爲留後故未得質問 上曰金漸本多言人也前日予責漸以發言不中漸自伏其非選行事當理驛丞安有直報憲府之法憲府雖不移文爲監司者其可不問乎設令漸坐妄言之罪其言姦曲不忠豈輕於言有二心乎其並勿論即命召司憲持平李安敬令漸選就職○司諫院左司諫鄭守弘等上疏請朴信欺妄之罪 上曰若等請信罪誠是矣然非予所專斷也當啓于 父王○慶尚道觀察使李潑判安東府事崔關等拜辭 上引見問潑曰曾經幾道監司潑對曰臣爲

黃海忠清咸吉等三道監司 上曰令年賑濟事悉其往欽哉潑對曰
臣敢不盡心但從兄李稷今配星州有嫌於心 上曰何嫌之有崔關
啓曰臣以不才過蒙 聖恩 上曰以參議判大都護府事豈爲過蒙
○以趙狷仍爲平城君閔汝翼判右軍都摠制府事○臺諫論朴信罪
乃命放歸通津田里○甲午月暈○上以冕服拜賀 千秋箋如儀使
摠制成揜奉箋安於大平館從事官等輪日直宿以是日幸平山故先
行拜箋○禮曹放雜科牓給紅牌饋酒果譯科十五人陰陽科九人醫
科九人律科九人皆賜出身○上朝壽康宮陪 上王幸平山領議政
柳廷顯兵曹判書趙末生參判李明德知申事元肅右代言李隨右副
代言崔士康孝寧大君補敬寧君裶恭寧君䄄判府事趙涓都鎭撫延
嗣宗李春生掌軍節制使李和英李澄李從茂文孝宗柳殷之郭承祐
李湛田興嚴有溫洪敷等扈駕 上王以農務方興悉減衛士司禁二
十上大護軍及護軍四十八鎭撫二十七內禁衛六十五內侍衛六十
三甲士四百二防牌七十五捉虎二十鷹人十二吹角人二十六牽馬
陪二十蓋陪二十近仗六十兵曹郎廳三其餘掌事者亦皆從簡是日
駕次于臨津○江原道得前日所逸海青以進 上王賜捕獲人米賚

進人衣○乙未駕至開京幸德安殿觀新構眞殿次于敬德宮○留都
百官以衙日俱會朝房三品以上詣闕問安于 中宮例也○丙申御
清和亭 上王召元肅曰昔 太祖新營宮未御而薨予於前年來見
之命建眞殿於其基今見盖瓦雖未盡美殿宇之內及佛堂僧舍皆甚
精巧予乃喜之 其佛堂供應諸事擬文昭殿佛堂例乎令屬宗門而從
下等例給田民乎其議諸領議政等以聞時經歷宋南直監役 上王
問其出身肅對曰南直中生員進士 上王曰其材可用宜拜三品官
爾其更啓施行○兩上觀獵于開城大井山海青復逸 上王命各官
尋捕之遂次于江陰縣歧灘○ 上王命留後司賜大護軍姜得成父喪
致賻米豆十斛紙五十卷及棺槨○丁酉日暈○兩上觀獵于陰村山
遂至新堂山次于印屯○賜文武科恩榮宴于禮曹命藝文大提學柳
觀戶曹參判李之剛左代言金益精押宴文科工曹判書李之實摠制
成達生同副代言柳穎押宴武科○戊戌觀獵于成佛山遂至烟峯山
次于成佛洞 上王命曰宿所屢遷踏損禾穀甚不可勿使移次明日
觀獵後速還爲計柳廷顯啓曰 大駕入境而觀察使不得奉謁似乖
臣子之禮 上王曰然 上亦曰初行幸時約束不如是則煩弊不貲

故命除監司守令來謁今領議政所啓亦是也乃命監司來謁即還○謝
恩使右議政李原副使李叔畝等回自北京啓皇帝以前日甲山等處
到來千戶李敏擴行作弊命囚之○命發海州倉給隨駕大小人及馬
料○己亥日暈○觀獵于海州金屈山遂下長峯山甘水北山還次于
成佛洞　上王召元肅謂曰咸吉道十處之事不可忽也爾曾爲應奉
司備詳知之矣上國累爭十處人民逮予嗣位乃得准請今招安野人
者再至儻有姦猾之徒赴訴于京則後日爭疆之變復起矣其令應奉司
謹守准請十處之文以備不虞且十處之人願來從仕者用之爲可肅
對曰昔遣朴宜中請而不得及至　殿下時遣金瞻再請乃得蒙允誠
如　聖教後日之變不可忽也○庚子日暈○觀獵于印屯平遂至平
山　上王始浴溫泉○黃海道觀察使權湛來謁仍進馬粧鷹犬酒飡
平安道監司尹坤遣人進弓矢馬粧○上命齊陵端午祭依宋哭喪之
禮爲之○命兵曹曰在前農時行幸則禁人踏損禾穀甚嚴今則不然
或有踏損者宜加痛禁○命李隨乘傳覲親于鳳山仍賜酒肉○壽康
宮南廊成○命作壽康宮門○對馬島宗俊遣人獻土物○辛丑駕留
溫泉○留後司人獲所逸海青以進命賜綿布○留都群臣遣贊成鄭

易來問起居仍獻酒果○留都兵曹啓虫食城底諸山松請出東西班品從及坊里人捕之從之○賜温泉下農人酒食○李明德請遣三軍獵以供 御厨 上王以踏損禾穀 不允○壬寅駕留温泉○又賜農人酒食○癸卯駕留温泉○柳廷顯趙末生等問起居仍請更留六七日湯浴 上王曰予右臂酸痛手指屈伸不如常今以沐浴之功疾已瘳矣且與主上偕來從者甚多豈無其弊况今久旱予甚慮之速還爲計廷顯等復啓曰凡湯浴後必累日安歇乃可 聖躬若安何論從者之弊再三固請 上王曰予此浴初浴也初浴不可久也後當率衛士一二百更來久留吾計已定勿復更請○上王命今五月京畿當領舡軍內壯者及留都防牌皆赴壽康宮樓門之役又命抄在先諸處赴役丁夫及各司奴子鑿昌德宮庭隱溝○甲辰駕留温泉○上王浴訖就歇○留都群臣遣戶曹判書權軫來候起居○賜隨駕大小員人酒又賜農人酒食○自正月至是不雨惟慶尚道監司報前五月初五日至六日大雨○命趙末生留浴仍賜粮米酒餚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三

世宗憲莊大王實錄卷第四

五月乙巳朔日暈○駕留温泉○賜浴温泉病人米及塩醬又賜農人酒食○上曰今聞各道疾疫盛行敎諭守令不盡力救療致令夭札予甚憫焉其賜香蘇散十神湯升麻葛根湯小柴胡湯等藥于諸道監司俾方救療○上王以海州牧使李思謹違敎厚待被罪官者金海命義禁府拿來鞫問又命黃海道觀察使械送金海命經歷李成幹權任海州尋以前捴制朴齡代思謹判牧事○丙午雨○賜權湛表裏經歷李成幹差使員平山都護府使權卓七站察訪卞純衣各一領○駕還次于岐灘　上王不豫項上微腫以沐浴時中風也○老上王親祭于健元陵○丁未雨○觀獵于金郊驛西山駕至開京留後韓雍兼副留後李迹率父老回回等奉迎于迎賓觀前盲人百十四名告窮乏于駕前命留後司賜米四十石○左議政朴訔來問起居○太祖眞殿告成元肅以前日　上王所命議于柳廷顯朴訔等訔曰置眞殿所以使人敬慕之久而不忘也高麗置太祖眞殿于平壤及西北面叛人之慕太祖如父母奉太祖眞避入于島終能收復今使民之敬慕若此則豈不幸哉其佛堂命名而屬宗門量給田民甚便肅具啓　上曰將如卿等

之議○戊申 上詣 齊陵行祭還詣敬德宮○上王欲望祭齊陵以
疾不果○上遣宦官韓瑚璉致祭于驪興府院君閔霽之墓○命賜眞
殿役夫糧及酒肉凡三百名○元肅等啓曰聖躬不豫請更留二三日
待平復動駕 上王曰吾留二三日平復則可矣疾若轉劇非唯留都
大臣大妃與諸子孰不欲來見及病未甚還宮可矣○忠淸道都節制
使報倭船現于結城之境○己酉柳廷顯朴訔等復請留 上王曰知
病之必瘳則留可也不然弊固不細不可不速還廷顯等固請 不允
○駕將發 上王命曰予患項直不能回顧其令留後司及諸司官員
勿現身于路傍○次于臨津縣新京之原○領議政致仕李枝平壤君
趙大臨來問安○上王命曰還宮日政府六曹及諸司官員必盡數來
迎矣其父母得出迎○京畿監司李迹獻酒肉分賜隨駕大小員人○
全羅道都節制使報倭船三十九艘寇上國來泊近島屯兵靈光之境
以備之○庚戌大妃遣宦官辛德海來問安 上王命與急傳馳報小
愈○駕次于原平府黃灘○辛亥忠淸道觀察使鄭津飛報本月初五
日曉倭賊五十餘艘突至庇仁縣之都豆音串圍我兵船焚之烟霧曚
暗未辨彼我 上王卽命徵集當道侍衛別牌下番甲士守護軍與當

下領船軍嚴加備禦以總制成達生爲京畿黃海忠淸道水軍都處置使上護軍李恪京畿水軍僉節制使李思儉黃海道水軍僉節制使前總制王麟忠淸道水軍都節制使又以海州牧使朴齡兼黃海道兵馬都節制使朴訔啓曰國家待倭人極厚而今乃侵我邊鄙無信如此平道全厚蒙聖恩官至上護軍宜遣道全以助戰今若不用其力將焉用哉殺之可也乃命以道全爲忠淸道助戰兵馬使率其伴倭十六人以往道全本日本國人也○駕駐高陽縣之街屯院前鄭津又報倭賊之入都豆音串也萬戶金成吉醉酒不備賊三十二艘奪我兵船七艘焚之我軍死者太半成吉與其子倫拒戰成吉被槍墮水而泅免倫射賊殪三人顧見其父已墮水以爲死乃曰父已墮水而死吾何獨戰而死於賊手乎遂墮水而死賊乘勝下陸庇仁縣監宋虎生率兵逆戰以兵少退保縣城賊圍城數重自辰至午相戰城幾陷賊摽掠城外民家鷄犬殆盡知舒川郡事金閱藍浦鎭兵馬使吳益生率兵相繼而至與戰各斬一級虎生亦出中箭力戰擒一人賊解圍而去 兩上聞之大驚朴訔啓曰忠淸道兵馬都節制使金尙旅臂蹇而無才然倉猝之際不可易帥姑令擇遣可任者助戰事定然後代之爲便於是以僉摠制李中

至爲忠淸道助戰兵馬都節制使　上命元肅語中至曰行將陛授卿
勿以不得帶金行爲慊又以上護軍趙嵤爲忠淸道體覆使成達生李
中至趙嵤李恪平道全等受命卽行○命放壽康宮赴役船軍各還防
禦所○日暮還宮○壬子雨○王麟李思儉等發行○上詣壽康宮問
安仍設酌左右議政及諸宗親侍宴○上王以前摠制盧原湜爲平壤
道兵馬節制使判祥原郡事○癸丑日暈○上詣壽康宮問安　上王
置酒慰右議政李原大司憲申商原以謝恩使回自燕京商新遞監司
來自慶尙道故慰之　上王曰李稷李叔蕃之罪似不太甚稷之所在
星州乃其本鄕矣叔蕃生理如何申商對曰臣過咸陽觀其所居產業
富足　上王曰吾曾不意如是也金漢老前以具宗秀事告我以爲世
子許接市井之人以是考之可知其非有他心特畏見忌於世子耳移
置淸州亦可也黃喜其罪又輕喜若於前年親問之際以實爲對則可
也又從而諱之不直矣故安置於本鄕南原可送其妻子俾安其生朴信
其罪重矣由懷己著特寬之置于家鄕通津朴子靑本無知不足數也
但從有司之請放于水原宜召還之張允和實無罪豈可以此爲漏洩
機密之言乎予欲召還用之○司諫鄭守弘等上疏略曰朴礎曾犯贓

河之罪名在刑籍今拜兵曹參議以行出納之任禹博嘗爲水軍節制
使與商倭買賣以行市井之事不當爲濟州牧使請皆罷之 上曰非
吾所得擅也不允○甲寅日暈○視事忠淸道行臺監察金宗瑞啓道
內各官飢民男女壯弱共十二萬二百四十九名口賑濟米穀萬一千
三百十一石醬九百四十九石咸吉道行臺監察崔文孫啓飢民萬二
千二百二十三名口 上以金宗瑞所啓命各道監司於疾疫之家加
等賑濟○上詣壽康宮問安○移置金漢老於淸州○遣人賜德水院
百歲老人米三石衣一領○以朴實朴礎並爲左軍同知摠制張允和
復爲兵曹參議鄭招工曹參議李蕆右軍僉摠制趙瑞老右司諫大夫
李中至忠淸道兵馬都節制使河峻典廐副丞初 上卽位訪求孝順
峻以進士有孝行被擧爲 齊陵直○忠淸道左道都萬戶金成吉伏
誅初全羅道監司以倭賊過境馳諭成吉知而不備乃至於敗體覆使
誅之後海州牧使朴齡擒一倭以獻兵曹訊之曰吾係對馬島人島中
飢饉以船數十艘欲掠浙江等處只緣乏粮侵突庇仁遂至海州窺欲
行劫吾因汲水獨乘小船上岸忽被官兵所擒魁首則都豆音串打劫
時中萬戶矢而斃成吉初雖不備及至遇賊父子力戰而俱死人頗哀

之○解送自倭逃回漢人李西立等二名于遼東○乙卯日暈○受群
臣朝○上朝壽康宮○從 上王幸樂天亭○義禁府具李思謹之罪
以啓 上王以思謹乃原從功臣宥之○丙辰日暈○駕留樂天亭
兩上置酒慰右議政李原摠制李叔畝大司憲申商漢城府尹李孟畇
等叔畝以謝恩副使新還孟畇以忠清道監司遞還故慰之 上王淚
泣曰初起此亭之時左議政言必有不平之事今日乃知其言之驗也
前望讓寧所居之地且近日讓寧素使小宦進退於前安得不悲愴乎
今欲移懷安讓寧於他處在座大臣商量以啓或啓讓寧宜置驪興楊
根或啓宜置鐵原抱川懷安則皆曰宜置忠州散議紛紜申商啓曰讓
寧昔在宮禁時尚有具宗秀之輩況於無禁防之地乎乞移置遠地
上王曰吾豈以父子之情敢違國論第以大妃之身皮骨而已其生不
久故不欲移置遠地爾○以權蔓爲慶尚道都體察使朴礎全羅道都
體察使李之實忠清道都體察使時蔓以母喪歸慶尚道醴泉郡起復
而驛召之○黃海道監司權湛飛報倭賊七艘寇海州○丁巳太白晝
見○上奉 上王泛樓船于漢江上流試火砲令權希達網魚而觀之
因置酒於白沙汀○黃海道監司飛報本月十一日助戰節制使李思

儉與萬戶李德生以兵船五艘候賊于海州之延平串賊船三十八艘乘霧暗突至圍之逼脅求粮語思儉等曰我等非爲朝鮮來本欲向中國因絶粮而至此若給我粮我當退去矣前日都豆音串之戰非我也汝國人先下手故我不得已而應之爾思儉遣吏遺以米五斛酒十瓶賊拘吏又索粮思儉遣鎭撫二人船軍一人遺以米四十斛賊還吏及鎭撫又拘船軍與思儉等相持成達生以京畿兵船逆風難進爲辭乃乘傳疾馳欲以黃海兵船赴之至則其船本少而已爲思儉等所騎達生叵奈何 上甚憂之卽命大護軍金孝誠爲京畿黃海道助戰兵馬使前禮賓少尹張友良黃海道敬差官因令孝誠率別軍藥匠二十人友良率三十人卽日發行趣駕還宮又以李之實爲黃海道助戰兵馬都節制使金萬壽平安道兵馬都節制使時萬壽得罪在平安道定州遣知印往諭之召見朴訔李原及趙末生李明德于內密議乘虛珍殲對馬退邀賊還之策夜分乃罷○遣宦官盧希鳳于抱川縣將欲移置讓寧也○戊午視事 上曰各道各浦雖有兵船其數不多防禦虛踈或致不虞之變未能應敵以致邊患今欲罷戰艦爲陸守判府事李從茂贊成事鄭易等對曰我國濱海戰艦不可無也若無戰艦則何以

自安李之剛對曰高麗之季倭賊侵擾至于京畿及置戰艦而後國家奠安民人按堵 上曰李思儉李德生等以兵船五艘見圍於賊給所載米四十五斛是非良策也然不給則必見害不得已而應之者也僉曰以五艘兵船見圍於三十八艘之賊戰則必敗故給米緩之以待援兵也 上曰賊若知兵船之群聚則當其未至之時必先急攻矣此實可慮也○上朝壽康宮○赦朴子青○兩 上命召柳廷顯朴訔李原許稠等議乘虛征對馬便否僉曰不可乘虛當待賊還而攻之趙末生獨曰可乘虛襲之 上王曰今日之議異於前日之策若不掃除而每被侵擾則何異於漢之見辱於匈奴乎不如乘虛伐之取其妻孥退師巨濟待賊還邀擊之奪其船而焚之爲商販而來者及留船者並皆拘留苟有逆命者則剪除之其九州倭人毋令拘留驚動且曰不可示弱也後日之患庸有極乎即命以長川君李從茂爲三軍都體察使將中軍以禹博李叔畝黃象爲中軍節制使柳濕左軍都節制使朴礎朴實左軍節制使李之實右軍都節制使金乙和李順蒙右軍節制使將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兵船二百艘下番甲士別牌侍衛牌及守城軍營屬才人禾尺閑良人民鄉吏日守兩班中有能騎船者及騎船軍丁等以邀

倭寇還歸之路約以六月初八日各道兵船並集見乃梁以待○又命
以戶曹參議曹致爲黃海道體覆使察諸將緩事失機者○己未日暈
有珥○兵曹啓各官安置倭人擅自出入者卽囚以聞如有凌辱守令
橫悖者便行大懲 上王從之○宣旨諸島倭賊因飢饉每年乞粮隨
卽給與又許販賣邊邑其所以爲生悉是我國之恩而曾不是顧連見
侵掠邊氓亦置之不問今乃起軍侵我忠淸道都豆音串殺我人民焚
我兵船又寇我黃海道海州之境其在前投化我國倭人等卽是我國
之民也並皆簽集分配各浦兵船復其本戶籍名以聞如有功效者必
重賞之○庚申日暈○上以 上王誕晨冕服率百官詣壽康宮賀
上王不受 上獻鞍馬表裏四拜訖宥中外見囚除不忠不孝外犯杖
罪以下 老上王亦如壽康宮 上獻豐呈于 兩上王及母后宗戚
政府六曹判書六代言及兵曹參判李明德等侍宴讓寧大君亦侍各
以次迭起上壽至二十餘行元肅進爵于 老上王上上王曰知申事主
上耳目請卒爵 老上王卒爵次進于 上王上上王曰爾聽吾言凡輕
煖肥甘聲音彩色奉養我者有一不足耶因目上謂肅曰主上嗣位孝
我如此吾亦甚愛之凡吾出入每令從行我之生前與主上出入同之

爾以此意告諸代言與三議政擇中外所進良馬一匹以獻于 老上王
仍進爵起舞 老上亦舞 老上王有聯云千古罕聞今日會諸臣皆
伏地而賀極歡夜深乃罷 上王與 主上扶老上王出殿門 兩上王
對舞 上手捧 老上王肩輿送至宮門而還至中門內庭 上與孝
寧扶 上王左右 上王舞命卞季良許稠對舞良久入 內人以二臣
對舞君王爲罕世之榮○賜赴防倭人五名麻衣各一襲○上王以廣
州牧使朴成陽代李叔畝爲中軍節制使以仁壽府尹文繼宗判廣州
牧事○朴礎禹博先行命整點忠清全羅道兵船軍卒器械赴征○兵
曹啓三軍都體察使都節制使節制使各給口傳官十五人三軍兵馬
使知兵馬事兵馬使副使三品各給伴黨三人四品各給二人 從之
○辛酉命臺諫刑曹鞫朴蔓于義禁府又命左副代言尹淮密問蔓在
尚州見觀察使申商自陳本無叛逆之心因作詩以寄有曰忠臣反得
逆臣名其末又敍之曰 太祖之意全爲李茂趙英茂趙溫等三人也
予恐後世不知 太祖之意深痛傷之商使還以聞于 上王 上王命
義禁府拿蔓以來蔓旣至鞫問不承壬午之罪辦說甚多然皆遁辭鞫
獄官請誅蔓 上王不允尋屬安東官奴○吏曹啓忠清道庇仁縣及

全羅道康津縣依慶尚道沿海縣令縣監例用三品以上差遣以爲恒式 從之○壬戌太白晝見○被虜漢人宋舍佛自倭船逃回遣譯者金希福押解遼東○加李從茂崇祿大夫長川君以宋居信爲資憲大夫礪山君柳濕中軍都總制禹博右軍總制金乙和右軍同知總制李春生左軍同知總制安望之恭安府尹成揜仁壽府尹柳暲吏曹叅議鄭招禮曹叅議沈寶工曹叅議李叔畝黃海道都觀察使鄭乙賢濟州道都安撫使李仲培判水原都護府事又以吳益生爲上護軍金閏大護軍宋虎生軍器副正賞其功也○上朝壽康宮 上王及 上幸豆毛浦白沙汀餞李從茂等八將 上王親賜酒諸將其軍官命宦官崔閑行酒賜諸將弓矢 上王語朴成陽曰卿爲廣州行事有違然以小事宥之苟有大事則何敢饒之又語從茂等諸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自古賞罰如此我國雖乏金銀其田民爵賞行之不難諸將告諸軍士各盡心力 兩上遂如樂天亭日暮還宮○中軍右軍發行左軍翼日發行○忠清道體覆使趙瑞啓都節制使金尚旅不救庇仁之罪 上王命下義禁府拿来鞫之○除新授守令在外者朝辭○臺諫交章論張允和不宜還授本職 不允○癸亥太白晝見○視事

上憂旱命司憲府申嚴禁酒之令又壽康宮外勿進酒○命禮曹祈雨
○禮曹啓自今各宗判事不許差外方住持只許差京中都會所住持
從之○上命內司僕馬料悉以陳豆給之其新豆以還上給各官人
民乏豆種者○司憲府上疏論朴信及李之直田可植李陽明盧異申
曉之罪請置於法 上曰 父王旣不允予不敢擅斷也○命承政院
令各道監司供給都體察使都節制使節制使酒與燒酒又給都體察
使以下至于軍官弓箭帽雨具○上命戶曹都豆音串溺死軍人三十
七名依六典復其戶量給米豆以資喪葬○禮曹啓謹按高麗詳定古
今禮云凡京畿孟夏以後旱則祈嶽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
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 宗廟每七日一祈不雨還從嶽瀆如初
今當仲夏雨澤愆期將來可慮請先行北郊望祭 從之○上王 以金
乙和老命右軍僉節制使李蕆爲副節制使○甲子太白晝見○朝壽
康宮○上王以領議政柳廷顯爲三道都統使參贊崔閏德爲三軍都
節制使舍人吳先敬軍資正郭存中爲都統使從事官司直丁良金允
壽爲都節制使鎭撫○臺諫各上疏論朴蔓之罪 不允○對馬島宗
峻使送倭人等告還本島 上命饋之因令知申事元肅語之曰我國

與宗貞茂和好久矣故凡有所欲罔不從之今乃放賊來侵邊鄙燒破兵船殺人甚衆是何故耶對曰對馬州人心不一故或有如此者貞茂生時向 殿下誠意極厚今其子嗣位誠意過於貞茂謂朝鮮如兄弟期於永世 今聞賊人來侵多有慙愧肅曰汝往本島告於守護推首謀作賊者置之於法刷送其妻子又刷還被虜人對曰當速歸以告 上王尋命右倭八人分置咸吉道○上以 宣旨命忠清慶尚全羅黃海道毋得進別膳○乙丑朝壽康宮○都節制使崔閏德發行 上王賜弓矢以遣之○臺諫伏閣請 李之直盧異李陽明田可植申曉朴信朴子青張允和罪 不允○補充軍金壽明造浮言欲害右議政李原伏誅

○丙寅臺諫合司伏閣上疏曰人臣不敬之罪法所不赦也伏見前參議李之直前都事田可植等曾爲諫官聽閔氏所嗾敢以所無之失誣辭上書以累聖德其爲不敬孰甚於此其時政府臺諫合辭 上書請置於法前司藝李陽明時爲諫臣曾無請罪之心反黨不敬之輩搆辭誣奏請免其罪其不敬之罪均矣前正言盧異矯飾不順之辭乃於私門非毀至尊其爲不敬亦莫甚焉前教授官申曉以同時正言又從而助揚其説罪亦重矣特蒙 上王至仁之德各得保全以至今日不敬之

罪無所懲也伏望 殿下將之直可植陽明盧異申曉等命下攸司按
律科罪以懲不敬以快臣民之望不勝幸甚仍啓曰朴蔓之罪所不容
赦者也特蒙 上慈得存性命宜洗心惕慮以改其行不此之顧反懷
怨懟妄冒陳訴不可不誅朴子青本無才德而位至一品凡國家營繕
之事宜盡心力而前日監造慕華樓及市中行廊盡皆傾斜乃至支起
又造闕內行廊其規畫不從 宣旨其罪非輕而旋蒙放免張允和職掌
出納漏洩機密事情當初被罪時命以不叙今乃非唯放免召復本職
臣等以爲賞罰不可若是其輕矣 上朝壽康宮命收可植陽明盧異
職牒廢爲庶人餘皆勿論○司憲府啓沈啓蒙曾爲尙州判官私用官
中之物貪汚不法不宜臨民今除知康津縣事請罷其職 從之○名
留後司 太祖眞殿佛堂曰崇孝寺以屬天台宗○丁卯雨雹大如栗
○朝壽康宮○朴齡成達生等飛報尹得洪平道全等期與處置使會
於白翎島將挾攻之月十八日未時得洪以兵船二艘先到白翎島遇
賊船二艘與戰道全以兵船二艘繼至挾攻申時獲倭一船乃賊魁所
騎船也賊凡六十餘人得洪斬十三級擒八人道全斬三級擒十八人
其餘皆溺死餘船隱見雲涯向南而去 兩上嘉其功遣鎭撫金汝礪

奉宣醞以慰得洪道全於所在各賜衣一襲令録力戰人姓名以聞舩
軍死者二人 上命致賻復其家令所在官埋葬立標○陽川富平等
處蝗令守令捕之○宣旨擒倭二十六人内姑留識事情者三人餘皆
斬於所至如有唐人勿并殺之○命趙末生許稠饋日本國九州使送
人正祐等四人于諸君所諭以各送從人于舩泊處語國家討對馬島
之意使不敢動乃各出從者揔五人 上賜衣送之使判官崔岐押行
○命賜都統使柳廷顯酒○兵曹啓曾華鷹揚衛内騎射步射二才中
格者移差甲士一才中格者移差別侍衛其餘以自願成衆愛馬及京
外所在軍役定屬 上王從之○命都總制盧龜山祈雨于北郊○禮
曹啓今當仲夏彌月不雨乞依唐開元禮審理寃獄賑恤窮乏掩骼埋
胔從之○戊辰朝壽康宮○進獻使元閔生回自北京○平道全率
伴人十七名及尹得洪伴人朴英忠馳驛入京詣壽康宮獻俘及兵器
衣甲 上王命厚饋酒食仍賜道全鞍馬英忠弓矢 上又賜道全米
豆四十石平八郎衣一領及米豆十石其餘伴人各米豆十石英忠衣一
領八郎道全弟其十六人皆倭之從道全在京中者道全與得洪追賊
得洪功居多得洪以道全向化人不與爭功道全自言己功居多故賞

之特厚○賜趙愼言妻米豆十五石芳幹之女也○發貴軍資監廣興
倉陳米豆以救飢民○兵曹啓令倭寇方盛恐有間諜乞令守要害之
地檢考行人其無文憑者隨即捕之 上王從之○己巳三軍都統使
柳廷顯發行 上王親授 宣旨鈇鉞以遣之宣旨曰蓋閫外之行君
乃跪而推轂敲 王所恃臣如手之捍頭昔周宣興六月之師夏禹有三
苗之役群后方叔所以利用侵伐而不容已者也蕞爾倭奴竊據海島
蜂屯蟻雜包藏禍心凌蔑上國爰自庚寅肆行暴虐侵掠我邊鄙虔劉
我士民孤兒寡妻起怨傷和志士仁人腐心切齒爲日久矣自我 太
祖開國以來革面稱臣納款求好予亦羈縻來則豐禮以勞之往則備
物以厚之凡厥需索無不稱副冀咸囿於不殺之仁也今乃忘恩背德
潛入邊徼焚燒船隻殺掠軍士 討罪之擧豈得已哉惟卿夙稟忠義素
著仁威蓄儒者之志節兼大將之方略歷揚中外蔚有聲績予甚嘉之
授之節鉞以殲海寇維是五道水陸大小軍民官都體察使以下卿皆
都統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於戲古人有言曰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犯
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卿其除殘去暴尊主庇民以致文人之吉 上王
及上幸漢江亭北餞之 上王賜鞍馬弓矢 上賜衣笠及靴○金尚

旅貧死削職命從忠淸道都節制使散軍防禦凡將帥有罪者不錄軍
籍除名赴防謂之散軍防禦○庚午太白晝見日暈○視事○禮曹啓
永樂十五年曹受敎考講置簿之法拘而難行宜於館試漢城試鄕試
通四書及四經以上者許令赴試初場講問之時每經書各問一章赴
試者不必成誦臨文以答只要融貫旨趣其有二章不通者不許入赴
中場會試講問之法亦依此例臣等竊謂讀四書四經者其有二章不
通者則所通未備七書不赴中場宜矣若讀四書五經者雖二章不通
其所通已滿七書例當許赴中場拘於二章不通之說不許赴中場誠
爲未便願自今勿論不通書數而只論所通經書之數所通滿七書許
赴中場從之○陞大丘縣爲郡以居民一千三百戶也○仁壽府啓本
府事繁乞加祿官及田民 上命量加田民○上命禮曹令祈雨雖祀
典所不載在前所祈處並皆擧行○上朝壽康宮○上憂旱問元肅等
曰唐太宗遇災出宮女以解陰怨我 父王亦遇旱災許令房子往來
其家至今行之吾亦欲許房子往來其家肅對曰宮女之設自古有之
出入之禁亦非新法若以此致災則何代無水旱況今 殿下卽位未
久固當守經不可從權許往來其家漏泄宮中之事也待其年壯不宜

在宮中更擇年少者遞入亦可 上然之(房子給事宮中者擇各司婢子爲之)○兵曹啓前日各道烽火令無事則一擧有事則再擧乞自今倭賊在海中則再擧近境則三擧兵船與戰則四擧下陸則五擧如陸地賊變在境外則再擧近境則三擧犯境則四擧與戰則五擧晝則代以烟氣其不用心觀望烽火干及所在官司依律科罪 上王從之(烽火干擧烽火者國俗以身良役賤者或稱干或稱尺)辛未朝壽康宮 上以旱徹繖扇○上王以宦者嚴永守屬內侍府奴梁自山原平官奴金海海州軍陸永生錦山軍○黃海道監司報豐川梁兵船因風敗沒軍人十二名溺死 上命致賻復戶○上王命義禁府拿留後韓雍以來初尹得洪等所擒賊倭到留後司奉宣旨盡斬之雍不親監刑致有一人被斬不死至是見捕故拿雍及委差百戶以來鞫之旣而釋之只罷其職○壬申日暈○視事司憲府啓與原君李數嫡子原祐等不從父命以異母弟爲孽弟罪應杖一百從之○大司憲申商司諫鄭守弘等啓請朴蔓朴文崇朴子青罪左議政朴訔亦請蔓及文崇之罪 上皆不允○元肅啓曰視事之時不待顧問輒以雜語煩瀆 上聰請禁之 上曰各陳其志耳豈可禁之 上曰旱暵太甚政丞等宜盡心救之朴訔等對曰兩上敬畏如此臣等職在燮

理愧懼無已但連坐人妻子應有矜愍之心 上曰然○罷判左軍都
摠制府事金南秀職南秀爲司僕提調於箭串牧場盜耕數結事發下
義禁府鞫問罷職○禮曹與儀禮詳定所同議啓生員漢城試二百人
慶尚道鄕試八十人忠淸道六十人全羅道六十人江原平安道各三
十人黃海咸吉道各二十人以爲定額 從之○上王以曾屬招賢驛
吏李同仁尚不悛改私通讓寧命義禁府拿來○禮曹啓今當夏月愆
期不雨民生可慮有旱氣諸道州縣各於境內山川祈禱以得雨爲限
從之○京畿右道兼黃海道行臺監察啓京畿右道各官飢民摠計
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名賑濟米豆雜穀共九百三十六石醬二百十
五石黃海道各官飢民摠計四千八百九十一名賑濟米豆共三百六
十三石醬八十九石京畿左道兼江原道行臺監察啓京畿左道各官
飢民摠計五千六百六十一名賑濟米豆雜穀共三百七十八石醬一
百一石江原道各官飢民摠計四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名賑濟米豆雜
穀共二千二百八十四石醬二百六十二石○癸酉視事○日本國九
州節度使使送僧正祐慕義欲留 上許從所願厚待之○以旱雩禱
于風雲雷雨山川三角木覓漢江太一令各宗僧徒禱于興福寺令兒

童衣青衣呼蜥蜴禱于景福宮慶會樓池邊又令聚巫禱雨○臺省伏
閤請朴蔓朴子青朴信朴文崇張允和等罪不允○罷判宗簿寺事李
潰職潰時兼知刑曹事例不直宿于本司一日宗簿他官皆有故令史
詣潰家白其故潰猶不直宿代言尹淮啓曰有本寺同僚直宿者則當
遵前例無直宿者則豈可闕直臣聞舊制史官皆有故則代言之兼春
秋者直宿潰固執不通爲得無罪 上然之下義禁府問狀潰對又不
直乃罷其職○上命以芳幹奴婢及甘露寺奴婢幷一百口屬崇孝寺
○命都體察使先遣人致書于對馬島守護曰慕義輸誠者至子孫而
當厚背恩入寇者執妻孥而並戮此天理之所宜而王者之大法也對
馬島與我國一水相望在我撫育之內乘前朝衰亂之季歲自庚寅乃
侵我邊境虔劉軍民焚其室屋蕩其財産沿海之地死傷相藉盖有年
矣我 太祖康獻大王龍飛應運撫綏相信尙亦不悛歲丙子入寇東萊
搶奪兵船殺戮軍士及我 聖德神功上王之卽位也歲丙戌奪漕運
於全羅歲戊子燒兵船於忠淸殺其萬戶再入濟州殺傷亦衆然以我
殿下包荒含垢之量不欲與校來則優禮以接往則備物以厚賑其
飢饉通其關市凡厥需索無不稱副我何負於彼哉今又率船三十二

隻窺覘虛實潛入庇仁之浦燒焚船隻殺掠軍士幾三百餘浮于黃海
以至平安將犯上國之境忘恩背義悖亂天常甚矣是以守邊將士雖
已捕逐甕萬戶僧小吾金於都豆音串斬萬戶僧饒伊於白翎島獲仇
羅等六十餘人轉致闕下我 殿下赫然不貸命臣往征其罪若曰守
護先父乃心王室輸誠效順予甚嘉之今其已矣予思其人而不可得
則愛其子即如其人焉其往討也愼勿殺守護親眷及前日效順歸附
者與今望風投降者但執入寇者之妻孥枝黨以還嗚呼我 聖德神
功上王殿下之至仁大義夐越古今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也守護其體
我 殿下之旨賊黨之在島者推刷發遣無有遺者以繼先父之輸誠
以篤永世之和好豈非一島之福也耶如其不然悔不可追惟守護其
與島中之人知大義者圖之○六月甲戌朔命禱雨于社稷 上王
及上如樂天亭○命義禁府斬倭俘四人賜僧正祐鞍馬衣服盖願遊
覽山川勝處故也祐稍能詩善書寓居興天社終日端坐頗有出塵之
想○崔閏德至乃而浦嚴兵捕刷倭人之到浦者分置深遠各官誅其
頑凶不可制者平望古等二十一人倭人不敢動望古道全之子也○
日本西海路筑前州石城府管事平萬京遣人來獻土物仍求萬景印

子以爲通好之驗命禮曹報書曰貴名印子已令雕造謹付回使正祐願留我國尋師學道 上命任與天寺仍給鞍馬僕從所以重足下之輸誠也近日對馬島賊徒背恩構釁寇我邊境殺掠人物自稱日本賊人以累貴國之名罪莫大焉足下爲國好謀將上項賊黨嚴加誅責以懲後來仍刷被虜人口發還完聚益堅兩國之好豈不幸哉仍賜虎豹皮各二領雜彩花席十張紬布十匹緜布五十匹○乙亥朝壽康宮○以曹治爲左軍都摠制李春生左軍摠制李蕆左軍同知摠制尹得洪左軍僉摠制蕆時以僉節制使從征對馬島得洪以捕倭有功擢拜○臺諫上疏論朴蔓之罪不允○上謂代言等曰旱旣太甚無乃政事之失歟廣求嘉言可乎代言等曰求言人主之美德也宜下 王旨以求嘉言 上卽令代言等草求言之書曰予承 父王付托之重盡心圖治冀底豐平顧惟否德未享天心莅政之初遽罹旱災祈禱雖切略無雨徵夙夜祗懼罔知所措願聞讜言以弭災變大小臣僚閑良耆老各敷乃心惟是時政闕失生民疾苦極陳無隱以副予畏天恤民之意言雖不中亦不加罪○徙市○宣旨高灣梁萬戶黃彥以所領兵船十餘艘見賊不追忠淸道都節制使道都鎭撫金粹知經歷金理恭稽緩應